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陈函辉 〈霞客徐先生墓志铭〉 与

徐霞客事迹研究

科目编号：ULSZ 3078

学生姓名：黄伟云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余历雄博士

呈交日期：2015年4月3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2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3
第三节 研究难题.....	3
第四节 前人研究.....	4
第二章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徐霞客分析.....	6
第一节 高士之风，恬静好游.....	7
第二节 实行孝道，尽显孝心.....	10
第三节 真诚守信，重情重义.....	14
第三章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与钱谦益〈徐霞客传〉之对比.....	19
第一节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与钱谦益〈徐霞客传〉载徐霞客之对比.....	20
一、徐霞客孝顺之表现.....	20

二、徐霞客真诚之表现.....	23
第二节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不载之事.....	29
一、徐霞客先祖徐经“除名”之事.....	30
二、徐霞客“力耕奉母”之事.....	32
第四章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载徐霞客之考证.....	34
第一节 徐霞客籍贯考.....	35
第二节 徐霞客交游考.....	40
结论.....	47
参考文献.....	51
附录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	57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

与

徐霞客事迹研究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由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1ALB03599

日期：2015年4月3日

摘要

本论文题目为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与徐霞客事迹研究，研究范围主要周旋于陈函辉在墓志铭关于徐霞客其人之事迹的记载。此记载包括从墓志铭中审视徐霞客的个性及其待人处事，再从中探析徐霞客家世背景与其交游情况。徐霞客一生布衣，花尽了大半辈子在考察自然山水上。他每到一处，便会写下日记，以记录当日所见。他的日记在经过后人整理后，成为了今日家喻户晓的巨著《徐霞客游记》。他立志不入仕并崇尚自由的性格，是在秉持着高士之风的徐氏家风下逐渐熏陶而成。徐霞客之父徐有勉受到之前先祖的影响，决心延续其家风，这一行为再浸染了徐霞客，进而使徐霞客产生了摒弃仕途、踏入山水的决意。因此，本论文将着重以记载徐霞客的多部文献中，考述徐霞客此人的个性特征、家世背景及交游主张。

第一章的绪论将分为四节以概述研究徐霞客之动机、前人研究徐霞客的结果、本论文欲研究徐霞客的范围和方法、以及在研究其人时所遇到的难题。

第二章为以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为中心，分析徐霞客其人事迹。这一章将分为三节阐述之，即高士之风，恬静好游、实行孝道，尽显孝心以及真诚守信，重情重义。

第三章再以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为主，与钱谦益的〈徐霞客传〉比较之。此章分为两节论述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节围绕在徐霞客的孝顺与真诚之表现的对比；第二节则说明在与〈徐霞客传〉的对照之下，〈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所不载之事。此不载之事包括对徐霞客先祖徐经除名之事与徐霞客家庭谋生方法之事。

第四章是以多部文献，如丁文江《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晴山堂帖》等以论证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载徐霞客其人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本章分为两节，即徐霞客籍贯考与徐霞客交游考作为考证的论点。

第五章将总结上述四章作为主要内容，阐述在与多部文献的对照下，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在研究徐霞客上影响后人的重要性。

【关键词】 徐霞客 陈函辉 高士之风 东林党 晴山堂帖 徐学

致谢

回想四年前，本人刚来到金宝拉曼大学并就读于大学基础班。那时的自己，从未思考过毕业的滋味是如何。一直到步入大学门槛的第一学年第二学期，本人参加了哥哥的毕业典礼。当自己坐在大礼堂内参加毕业典礼时，看着一个个戴着四方帽的学长学姐脸上露出的是多么欣慰的表情。刹那间本人也不自觉想象着自己戴着四方帽、穿着毕业袍的样子。时间总是匆匆流逝，本人在不知不觉间，从懵懂生疏的大一生，升级为垂垂老矣的大三生，在学校已是属于元老级人物了。

本人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时首次接触了“论文”这个玩意儿。在配对论文导师的时候吃了些苦头，所幸的是最后成功进入余门的门槛，成为余历雄老师的学生。本人曾上过老师的两门课，并且在两门课的授课、报告及考试上经历了激烈的脑部运动。余老师不但在课业指导上给予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他也时常教导学生们待人处事的道理，好让学生们在进入社会后能立足。在此，本人要感谢老师的循循善诱，在本人因为失去方向时引导本人走向正确的道路。

此外，家人在本人长达一年的论文筹备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母亲与妹妹在本人于台湾寻找资料的过程中一直在旁陪伴。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管刮风下雨都陪着本人于台北街道四处乱窜找寻书店。在此要特别感谢就读于台北师范大学的妹妹。因为她，本人能够以她的身份使用该所大学的服务设施，包括用她的学生证借书与以她的身份使用该校图书馆的设备。

本人还要感谢在这三年里给予教导的老师们的，在老师们的拉拔下，本人能够在中文系这一条“不归路”的道途上顺利走下去；感谢陈明彪老师在本人

询问有关台湾的书店时所提供的资料；感谢朋友们在本人面对论文低潮时期时给予的鼓励，如瑜琛、凯雁、彩雯、凯雯、欣凌等周围好友们。

本人谨此再一次感谢以上所提及的师长朋友们。在周围人们的支持下，本论文得以顺利完成、本人得以顺利度过大学三年，使这趟三年的旅途过得完整。

第一章 绪论

徐霞客，名宏祖，字振之，号霞客，江阴人，生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卒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¹徐霞客在古代中国是少见摒弃仕途，并且拥有自由自在、豪放个性的人物。他之所以会视官职为粪土，除了与生俱来的逍遥自在个性，还因受了自身家世背景的熏染。徐氏家族从第一代开始，就有着南州高士之风的家风，再加上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也坚决不入仕。徐霞客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对科举角逐兴致缺缺，反而对书斋外的世界更为向往。此外，除了受家风影响，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徐霞客出生至逝世之时，经历了明朝末年在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潮上的动荡时期。明末发生了内外矛盾白热化的问题。朝廷中以魏忠贤为主的“阉党”擅政、胡乱逼害良臣，导致朝中一片混乱，外部社会危机加重。徐霞客生于这一年代，看尽了朝廷政治的黑暗、人心的斗争，他不将自己置身于这些社会现实中，而是选择了远离尘世的自然山水，从而产生了举世闻名的《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去世前，托付友人陈函辉为其撰写墓志铭。而陈函辉所写的〈霞客徐先生墓志铭〉是研究徐霞客不可缺少的一部文献。墓志铭中详细的叙述关于徐霞客其人事迹及他一生四处考察时所到之处。本文认为陈函辉的这篇墓志铭是后人欲研究徐霞客及撰写徐霞客生平事迹的基本参考资料。因为此篇文献是部既有内容又充满感情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内容是徐霞客的身世开始，一直到徐霞客去世，甚至他去世以后别人对他的评价也一笔道出，可谓是部富有内涵之作。

¹ 参自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1998），《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 1190 以及丁文江撰，王云五主编（1978），《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页 3。

因此，本论文将以〈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为主，考述他笔下徐霞客的其人生平事迹。再以其它文献，如钱谦益的〈徐霞客传〉作为对比，以突显陈函辉此篇之内涵。

第一节 研究动机

当本人告知他人自己的论文题目时，他们都产生了一致的反应，即徐霞客是谁、什么动机导致你要研究他等等疑问。面对着他们狐疑的眼神，本人有时也不禁问自己，是什么原因让自己选择徐霞客这个对于众人陌生的人物作为论文方向。

徐霞客对于拉曼大学中文系学生而言，无非是个较为陌生的人物。因为本校本系所有科目的教学大纲中都从不见这一号人物。本人之所以会知晓徐霞客，乃从小时候阅读的书籍中得知。那时候本人小学三年级，阅读了一本名为《爱的故事》的图书。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徐霞客的故事。虽然故事内容简单，但那时自己在阅读后不禁对于徐霞客母亲的开明态度感到佩服。自此以后，这一则故事便深刻记在脑海里，一直到了大学，才把它拿出来思考，并有了想要深入探讨的想法。

在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徐霞客无非是个传奇人物。他那不入仕途、不与他人竞争的思想，成为了那时代的异类。这一特出的思想，成就了后人欲研究的题材，成就了“徐学”的研究。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论文的题目为“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与徐霞客事迹研究”，顾名思义就是以墓志铭为主轴，从中探析关于徐霞客其人与事迹研究。由于无法辨析《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地名、山名、湖名等的所在地，因此本文将避开游记不谈，而是着重于他人对于徐霞客其人之分析。

本文第二章为分析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有关徐霞客这一人物的记载，包括其高士之风，恬静好游、实行孝道，尽显孝心以及真诚守信，重情重义的性格。本章节再将从中延伸至研究徐霞客家世背景、徐霞客的父母以及徐霞客的友人。

第三章与第四章是本论文的核心。这两章节主要以其它关于徐霞客记载的作品进行对照，从中凸显出墓志铭的内容。这些文本有钱谦益的〈徐霞客传〉、丁文江的《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以及其它有关徐霞客家世的传志、墓志铭等。

最后，纵观上述，本文将于第五章的结语总结，在对比了多篇文章及书籍，〈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作为对徐霞客此人记载的基础下，后人对于徐霞客的论述。

第三节 研究难题

上文有言，对于徐霞客此人，是没有含括在本校本科系的教学题材中的。本人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并没有对徐霞客其人大致上基本了解，因此必须花许

多时间来阅读更多的书籍、更多的论文才能逐渐贯通关于徐霞客这一人物。在拟定论文大纲时本人也曾遇到瓶颈。由于从未到过中国，因此本人完全不熟悉《徐霞客游记》中对于中国地理的记载。不过在余老师的指导下，本人的问题也逐渐解开，论文大纲最终也得以制定出来。

在现今有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当中，徐霞客并不算是一个热门的题目，而且关于徐霞客的研究书籍在本国较为少见。因此本人在搜集参考资料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难题。在本校图书馆，有关徐霞客的书籍只有五本。所以本人在面临资料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把搜集资料范围扩大至台北台湾。台北有许多的书店，但是本人呆在台湾的时间有限，无法一一前去搜查。在经过筛选后，本人才敢于前往，并在前去搜寻书籍的过程中，遇到了吃闭门羹以及在该店没有相关资料的困境。

第四节 前人研究

徐霞客逝世，再加上《徐霞客游记》问世后，许多的学者开始对徐霞客与《徐霞客游记》进行多方面研究。这一研究可追溯至明末时期。一直到1983年4月在江苏无锡举办了全国纪念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筹备委员会，陈桥驿教授希望能把徐霞客与《徐霞客游记》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研究，因此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徐学”这一名称。²在他的引领之下，徐学这一研究学科便在学术界真正的公开及顺利的发展。

² 参自朱钧侃、倪绍祥主编（1999），《徐学概论——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页3。

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与江阴市人民政府合编了多部对于徐霞客研究的论文集，名为《徐霞客研究》。此书汇集了多位学者对于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并定于每一年出版。从 1997 年出版的《徐霞客研究（第 1 辑）》至今，此书已出版了高达 30 辑。最新版本为 2015 年出版的《徐霞客研究（第 29 辑）》。

徐学研究的权威者有朱惠荣教授。他既是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也是云南徐霞客研究会会长。除了发表多篇论文如〈徐霞客万里西游行迹考辨〉、〈徐霞客的体貌〉等，他对徐学的专研研究也体现在他的著作上。他的作品有《徐霞客游记校注》、《徐霞客游记全译》、《徐霞客与〈徐霞客游记〉》等。

除了朱惠荣，还有吕锡生教授。他乃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名誉会长，发表了多篇关于研究徐霞客家世的论文，如：〈徐霞客的选择与梧塍徐氏的四世科场悲剧〉、〈徐霞客籍贯考〉等等。此外，他还撰写了《徐霞客家传》作为探索徐霞客家世背景的首部著作。随后薛忠良在他的基础上编撰了《徐霞客家集》。

除了上述有关书籍，还有郑祖安、蒋明宏的《徐霞客与山水文化》、田柳的《走近徐霞客》、朱钧侃、倪绍祥主编《徐学概论——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朱钧侃、潘凤英、顾永芝《徐霞客评传》、段江丽，《奇人奇书——〈徐霞客游记〉》等多部著作。

第二章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徐霞客分析

陈函辉，生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卒于清顺治三年（1646）。他原名炜，字木叔，号小寒山子，为临海人。自小天资聪慧，六岁即能做对子。十五岁到庐山“师事瑞昌曹洞山先生”，（[明]陈函辉撰，1988：187）并“始获读书于白鹿洞”。（[明]陈函辉撰，1988：187）陈函辉立志为官以实行自己的政治抱负之时为明末衰退时期。当时朝廷政治黑暗，宦官擅权，导致陈函辉虽有大志却始终怀才不遇。一直到了崇祯七年（1634）才中进士，崇祯九年（1636）补靖江知县。他竭力进行身为县令的职责，如开办社学教育生员、致力水利、疏通河道、开辟田地等。该县地瘠民困，陈函辉废苛捐杂税，行“一条鞭法”，既减轻百姓负担，又完成赋额。（周琦，1998：119）他在吏部考试获得第一，又编辑《靖江县志》，其壮举得罪同僚，最后于崇祯十四年（1641）遭弹劾罢职归乡。甲申变起，崇祯自缢，福王立于南京，诏函辉以职方主事监河南军，以母病未赴，后诏书七至，乃行。（丁式贤，2010：81）清顺治二年（1645）南京失守，一年后江干兵败，陈函辉写〈绝命词〉十首，后自缢于云峰寺。

〈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以下简称陈志）是一篇少见篇幅极长的墓志铭，全文 4817 字，徐霞客其人论述大约为三千七百字，其它一千余字为徐霞客所游之处记载。陈函辉所撰写的墓志铭通篇记述详细，把徐霞客的事迹及其旅游所到之处一笔道出，行文间表露出对徐霞客的真挚情感。现存徐霞客碑传数种，以〈霞客徐先生墓志铭〉记述最详，且感情充沛，文笔恣肆生动，逼肖霞客其人。（夏咸淳，2004：108）陈函辉与徐霞客交情深厚，常书信来往，相互影响对方。就如徐霞客临终前写给陈函辉的信道：“寒山无忘灶下”（[明]徐弘祖，

1998: 1196) 并托付陈函辉替他写墓志铭, 更为凸显他们乃一代至交。下文将着重讨论墓志铭中对于徐霞客其人的记载, 其人记载再划分为三节, 即高士之风, 恬静好游、实行孝道, 尽显孝心及真诚守信, 重情重义以说明之。

第一节 高士之风, 恬静好游

徐霞客出生时, “生而修干瑞眉, 双颊峰起, 绿睛炯炯” ([明]徐弘祖, 1998: 1191), 并且“十二时不瞑, 见者已目为餐霞中人” ([明]徐弘祖, 1998: 1191)。他从小便好学, 也写得一手好文章³。他喜爱阅读古书籍, 尤其对那些内容较为奇特的奇书, 比如山海经等有关地理的书籍都爱不释手。他甚至在老师不注意时把那些书藏在上课所用的经书下阅读, 并沉醉于中。这个举止奠定了他往后成为了生性自由的旅游家。虽然比起四书五经, 他更倾向于内容稀奇古怪的书, 但他为不使父母担心, 于是便努力读书应考童子试。落榜后, 对考取科举这条道路更为兴趣缺缺, 从而下定决心不再触碰这些功名利禄。

徐霞客之所以会放弃入仕的念头, 除了自己的兴趣不在此之外, 其家世背景也对他有着一定的影响。对于徐霞客的列祖列宗, 陈函辉在墓志铭中叙述颇为详细, 从徐家宗祖一直到霞客先父, 总共十代都一一简略介绍。首先为徐氏宗祖南州高士——徐稚。墓志铭载: “其先代盖南州高士之后” ([明]徐弘祖, 1998: 1190), 此句的南州高士指的是徐稚。据《后汉书》所载, 被称谓南州高士者是江西南昌人徐稚, 他生于桓帝之世, 面对朝政腐败, 宦官专权,

³ “出就师塾, 矢口即成诵, 搦管即成章。” ([明]徐弘祖, 1998: 1191)

正直放废，便决心隐迹山林，过耕读生活。⁴（薛仲良，1995：1）桓帝得知徐稚隐居后，下令召其回朝廷但徐稚都一概不理，这个举止令人们尊敬于他，更作为后代子孙学习的模范。这高士之风的典范深刻影响了徐氏家族。

徐铨，字子固，为一世祖。⁵《梧塍徐氏宗谱》所载徐霞客世系，是从北宋末年徐铨开始。（薛仲良，1995：2）他在北宋末年时担任开封府尹。面临金兵南侵时，他携带大批“中原文献”，跟随宋高宗南迁，并隐居于杭州。他保存了大量古籍造就梧塍徐氏藏书丰富。五世祖徐千十一，字名世，为了秉持祖风之高士之风，“始卜居澄江之梧塍里，子孙俱誓不仕元。”⁶在不入仕途的情况下，他主动离开繁荣的苏州迁至偏僻的农村江阴，在梧塍里过着简朴生活。五世祖千十一迁居至江阴后，其后代子孙皆持续居住于此，一直到徐霞客子孙面临“奴变⁷”事件才离开，总共持续了九个世代，霞客的祖先称自身为“梧塍徐氏”。

到了九世祖——徐麒，开启了后来徐氏进入仕途的际遇。徐麒，字本中，号心远，以自身的学问及德行入仕，并奉旨出使西蜀，招安羌人，立下大功。⁸他立功回返京城后被授权官职，却不愿做官，坚持拒绝以回归故乡。这一行为再一次凸显出高士之风的徐氏家风。十世祖徐恣，字景南，号退庵，别号梅雪，

⁴ 《后汉书·卷五十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第四十三》：“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贫，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辞公府，不起。”（[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1973：1746）

⁵ 参自吕锡生（1988），《徐霞客家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页15。

⁶ 参自吕锡生（1988），《徐霞客家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页15。

⁷ 徐霞客去世后，各地抗清斗争陆续发生，江南地区频频发生了下层阶级的奴隶与仆人要求讨还卖身契，进而发生杀害主人焚烧住宅的事件。此事件称之为“奴变”。顺治二年（1645）七月中，徐氏家族的奴仆发生暴动。他们包围徐家家园，向主人讨回卖身契，还焚烧其家园，徐霞客长子徐岷与其他二十余人在这案件中丧命。徐氏的财产最终因为这个奴变事件而被掠夺，侥幸生存的徐氏后裔被迫离开家园，四处流浪。（参自朱钧侃、倪绍祥主编（1999），《徐学概论——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页61。）

⁸ 参自吕锡生（1988），《徐霞客家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页17。

奉父命赈灾，又捐助鞍马，因此受赐冠服，旌为义民以及旌墓。⁹皇帝这一赐赏，使徐景南十分感激，萌生了要报答此恩情的想法。因此他把此情寄托在其子——徐颐身上，把他送至京师，为朝廷效劳。因此入仕思想逐渐渗透这一高士之风的家族。这就在原来的隐士出世传统观念中增加了追求封建士大夫功名利禄的向往。（薛仲良，1995：3）到了徐景南之后，徐氏家族连续五代开始为入朝当官而积极付出与牺牲。

十一世祖徐颐，字惟正，号一庵，精通六书，朝廷授以内阁中书。¹⁰其弟徐泰乃荆州之解元，两人皆光宗耀祖。徐颐对于子孙的学业督责甚严，尝延请四方文学之士，至其家授业。（吕锡生，1988：20）徐颐之子为十二世祖徐元献，字尚贤，号梓庭。¹¹他对徐元献的期望很高，不惜重金聘请教师培育子孙，以为往后科举做准备。但徐元献用功过度最终过劳而死。徐颐痛失儿子感到悲伤，遂而离世。这里可看出，为了在科举中金榜题名，两代父子就此丧生。十三世祖徐经，字衡父，一字直父，号西坞，元献独子。¹²墓志铭载父子皆在南榜上得第一。徐洽，字悦中，号云岐，多次角逐科举皆落榜，只能捐资入鸿胪序班，再官至鸿胪寺主簿。¹³

徐霞客的祖父徐衍芳，字原润，又字汝声，号柴石。¹⁴徐衍芳为求功名而日夜苦读，但却同其父一样每考都落榜。徐衍芳之儿徐有勉，字思安，号豫庵，为霞客之父。¹⁵徐有勉从小就目睹父亲为了考取功名而日夜苦读，却始终不中的

⁹参自吕锡生（1988），《徐霞客家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页18。

¹⁰参自吕锡生（1988），《徐霞客家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页19。

¹¹参自吕锡生（1988），《徐霞客家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页20。

¹²参自吕锡生（1988），《徐霞客家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页20。

¹³参自吕锡生（1988），《徐霞客家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页22。

¹⁴参自吕锡生（1988），《徐霞客家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页22。

¹⁵参自吕锡生（1988），《徐霞客家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页23。

情景。在他出生时徐家家境就已每况越下，但父亲集中于科场角逐而忽略此问题。因此为了不步上徐衍芳的后尘，他决意放弃科举这条道路，有人劝他参加科举他却二话不说掉头而去，并且对有官之人避而不见。¹⁶他不入仕，进而恢复了徐家的高士之风。

在这样的环境下，徐霞客深受父亲影响。虽然徐有勉仍旧教育他要以考科举为目标而努力读书，但他仍旧对考取功名兴致缺缺。徐有勉一生不入仕，乃一介布衣，因此在他病逝而徐霞客为其布置丧礼期间，受到了不少外界的欺辱、嘲讽。这更令霞客看轻官职、看淡世俗。可见徐霞客完全承袭了徐氏的高士之风，摒弃冠盖，隐而不仕。不过徐霞客也无完全像其父那样过着隐士的生活，他决心离开家乡追求自己的理想——周游列国。

第二节 实行孝道，尽显孝心

陈志记载：“里人以稚孝称”（[明]徐弘祖，1998：1191）、“笃孝种种不可枚举，几贻讥于天性矣”（[明]徐弘祖，1998：1193）。徐霞客的孝行在江阴梧塍是众所皆知，乡民们都加以赞赏的。上文有言，虽然徐有勉为隐士，但由于仍受君子欲出仕报国的传统观念影响，进而希望子孙能考举人以取得功名。徐霞客天资聪慧，小时上学堂，开口就能诵文，握笔即能成章。尽管念书资质佳，他却对为考科举而应读的八股文，甚至是科举功名不感兴趣，并沉溺于“古今史籍及輿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明]徐弘祖，

¹⁶ 邬秋龙于《徐霞客与山水文化》中言：“无锡有姓秦和姓侯的两个大官，慕其高洁，特地登门拜访，有勉却闻车马之声而躲藏不见，自己从未踏进贵人之门。”（郑祖安、蒋明宏主编，邬秋龙著，1994：17）

1998: 1191) 的奇书中。尽管徐有勉对仕途没有任何兴趣，但自古以来男性都是以考取功名为目标，因此他也希望自己的儿子能金榜题名。当徐霞客到了 15 岁欲考科举的年龄，他听从于父母的意愿，勉强参加科举考试。¹⁷在尝试一次但却落榜后，他方才敢于跟随自己的理想。为了安慰父母而勉强做出自己不喜欢的事，是徐霞客一孝顺之表现。

到了徐霞客决心要投入于山水中的几年后，徐有勉遇强盗受重伤困于别墅。徐霞客不顾一切，赤着双脚奔向父亲身旁，并照顾与守候在父亲身边一直到他逝世。徐有勉死时，徐霞客只有 19 岁，他悲伤得几乎要损坏自己的身体，旁人见了都忍不住赞他年纪小小却非常孝顺。徐霞客做了坚决不再考科举的决定后，其父不责备反而给予支持。因为徐有勉知道徐霞客依旧还是继承了他不沉溺于功名、拥有高士之风的气度。对于开明父亲的支持，徐霞客很感激，进而离他的理想又更迈进一步。因此在徐有勉过世后，他非常难过，但心里清楚地明白，从此以后自己将成为照顾母亲与徐家的支柱。

徐霞客有着“自以有母在堂，恋恋菽水温清”（[明]徐弘祖，1998: 1191）的儒家思想。他顾及着家中年迈的母亲王孺人，认为把年迈的母亲孤身一人抛在家中是不孝之事，因此他把蠢蠢欲动的理想收在心中。王孺人看出了儿子的顾虑，鼓励他出游。她不只在言语上给予勉励，也在行动上证明自己的支持。¹⁸王孺人让霞客出游，只有一个要求，不是作为母亲应嘱咐儿子早点回来的请求，而是吩咐他把旅游时所遇到的种种奇闻异事一一记载下来。这些种种的举动都

¹⁷ 陈志中道：“特恐违两尊人意，俯就铅槩。应括帖藻芹之业，雅非其所好。”（[明]徐弘祖，1998: 1191）

¹⁸ 陈志载：“母王夫人勉之曰：‘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即《语》称游必有方，不过稽远近、计岁月，往返如期，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遂为制远游冠以壮其行色。”（[明]徐弘祖，1998: 1191）

让徐霞客觉得感动，立誓自己要努力实践自己的理想以报答母亲的恩惠，成就了影响后人的著作《徐霞客游记》。墓志铭中记载了霞客的族兄徐仲昭的一段话：

吾弟性至孝，每游辄携琪花瑶草碧藕雪桃归，为阿母寿。又为言各方风土之异，灵怪窟宅之渺，崖壑梯磴之所见闻，有令人舌挢汗骇者，母意反大惬。（[明]徐弘祖，1998：1192）

虽然徐霞客出游在外，但他“以母氏春秋高，愿谨受不远游之戒”（[明]徐弘祖，1998：1193），他顾及母亲于家中，因此所游之处都是离江阴不远的地方。因为徐霞客从此与母亲约定，在春草初萌时出游，在秋叶染霜时归来，20年间，足迹几遍天下而无不如期而返。（段江丽，2002：14）每当他回家时都会带些“琪花瑶草碧藕雪桃”（[明]徐弘祖，1998：1192）作为礼物送给母亲。此外，他还会向母亲讲述“各方风土之异，灵怪窟宅之渺，崖壑梯磴之所见闻”（[明]徐弘祖，1998：1193），让她了解自己在各个地方所见识的每一件奇人奇事。旁人听得讶异不已，但其母却听得津津有味，替儿子感到满意又光荣。

王孺人八十大寿，徐霞客四处乞请著名高士替母写文作画以表彰其母之德行，如“眉公先生为《寿序》，张苓石作《秋圃晨机图》，李本宁宗伯《引》之”（[明]徐弘祖，1998：1193）。在王孺人病重时，霞客“视汤药床褥间，衣未尝解带”（[明]徐弘祖，1998：1193），并且“母不食，霞客亦不食，母为强食之”（[明]徐弘祖，1998：1193）。他一直守在母亲旁边直到母亲逝世。当其母过世时，霞客伤心得不能自己，日日夜夜像小孩子般哭泣，并“乞言于

董宗伯、陈司成¹⁹诸公，匍匐踉跄，哀感行路”（[明]徐弘祖，1998：1193）。

在王孺人病情严重时，霞客曾呼天诉苦说愿意代替母亲受苦；他还到处搜寻救济母亲的药材。此外，霞客也会时时刻刻遵循母亲的教诲，以示自己对于母亲的怀念与尊敬。²⁰

除了孝顺父母，他还为祖先雕刻遗文、擦拭遗像以让其更华丽；不忍祖先墓碑暴露在风雨下，建立亭子遮掩之。由此可见，徐霞客实为一名孝子。尤其对母亲的孝敬，是令人为之动容的。霞客之作《游记》很大程度上便是对慈母的还报，是待母孝顺的一种体现。（郑祖安、蒋明宏主编，邬秋龙著，1994：24）他在母亲逝世后感叹道：“昔人以母在，此身未可许人也，今不可许之山水乎？”（[明]徐弘祖，1998：1193）。虽然母亲已不在世，他更能毫无牵挂地远游，但他依旧念及着母亲，只要想到从今以后家中就没人鼓励他出游、没人等着他回来听他说奇闻异事，他就悲从中来。因此，母亲在他旅游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谓是倘若少了母亲的支持，霞客难以拥有如今的成就。

¹⁹ 董其昌作《明故徐豫庵隐居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陈仁锡作《王孺人墓志铭》。

²⁰ 陈志云：“办祭田，倡族人享祀，曰：‘母教也’。”（[明]徐弘祖，1998：1197）又，徐霞客原本要为母亲新建新房。因为置田盖屋，本是封建社会人们为子孙“造福”的共同追求。

（周宁霞，2004：118）不过王孺人却要霞客修复君山张侯庙（为纪念明朝中期的政治人物张宗璉而盖的庙宇），而霞客也理所当然听从母亲的吩咐。根据董其昌《明故徐豫庵隐居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载徐有勉在临终前嘱咐王孺人：“季，吾孽也。若受产，勿得视两儿。”

（[明]徐弘祖，1998：1254）王孺人却没有遵从丈夫的意思，在为三儿分家时，“举田庐鼎分之”（[明]徐弘祖，1998：1254），丝毫没有长幼嫡庶的偏见。徐霞客也遵循母亲的意愿，才会“庶弟受产鼎分，不以厚薄为治命”。（[明]徐弘祖，1998：1197）

第三节 真诚守信，重情重义

上文提到徐霞客愿意摒弃官职而投身于山水之中。天下书生为了金榜题名取得一官之职而日读夜读，为的是将来能过舒适的生活以及成为有名望的人物。不过唯独徐霞客思想独具一格，他抛下那些功名利禄，转身投入费时费力费金钱的长途旅游之中。《四库全书总目》云：“宏祖耽奇嗜癖，刻意远游”。

（[清]永瑢等撰，2003：629）此句意指徐霞客是因为自身喜好而投入山水之中。徐霞客为了达至目标，他不计危难困苦、不惜身家性命，就算道路多么崎岖陡峭，他都必定用自己的双脚抵达目的地。事实上这已经是超越了自身喜好的界线。一个无可置疑的原因是受到祖国雄奇壮丽而又千姿百态的自然山川吸引。

（刘振东，1998：39）古代并无便利的交通工具，只能依靠双足，况且还得依靠自己的力量跋山涉水，可想而知是一个刻苦的旅程。不过徐霞客从未有过欲放弃的念头。曾经有人劝导他打道回府，不要再继续考察了，但他仍坚持自己的理想。²¹这是对自己所做出的决定真心诚意去完成的表现。他从少年开始便决定四处周游、考察，自那时候起就没有想要放弃的想法，反之是全心全意实践他的理想。最后成功成为了影响后人的旅游家。陈函辉这么形容霞客：“霞客不以游重，而千古游人，从此当以霞客重”。（[明]徐弘祖，1998：1197）再者，其真诚之表现除了在自己的梦想上，还在其交友上。他对待友人诚恳，使他在友人间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徐霞客一贯真心诚意做事、待人；从不假心假意，虚伪说假话，做背信害人的事。（徐达会，2001：138）

²¹墓志铭曰：“金谓再生不如息趾，霞客谓：‘吾荷一锄来，何处不可埋吾骨耶！’”（[明]徐弘祖，1998：1194）

为了“欲问奇于名山大川”（[明]徐弘祖，1998：1191），他踏上考察之路，开始了他清苦的日子。他的这个举止被一些人看轻，他们认为他的这个决定是自不量力的，但徐霞客都不予理会，反而更激起自己周游列国的决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地，再怎么艰难的路程也在所不惜。他徒手攀爬高耸峻拔的山、双足踏上边远之地。徐霞客的身体素质很好，他完全能适应野外生活的艰苦环境。（朱惠荣，2006：217）他能在环境差的条件下过夜；能忍受几天不进食；能见到任何可以入口的便放进嘴里；²²能在夜晚与山中怪物及野鬼说话；能只单靠包袱的布来忍耐冷及热的气候，可谓已将自身融入进大自然中。他不需要骑车马，只需靠双脚完成旅途。霞客不管是茂密的丛林还是陡峭山崖；不管路程多遥远都勇往前进。当他偶然间遇见某人提起某个地方，若是引起了他的兴趣，即二话不说便前去。几个月后，再去寻找那人，仔细叙述那个地方的“彼中未见诸秘状”（[明]徐弘祖，1998：1193）。他如此尽心尽力到处考察之原因，因为他认为前人对于天文星象及地理的钻研多数只是继承、依附在古人的研究成果上。为了不重蹈前人覆辙，他走出书斋，决心亲自去考察，成为了注重实践、实事求是，让后人学习的模范。

徐霞客生性豁达开放，交友不计家世背景、功名利禄，只要为人正直、有才能、有学识，且为众人所知，徐霞客都会慕名而亲自探访。这从墓志铭中可看出：“性又好奇人，遇冠盖必避，遇都市必趋；有相向慕者即草履叩扉，袖中出半刺投之”（[明]徐弘祖，1998：1197）。因此他生平结交了许多朋友，这些友人有的与徐霞客同辈；有的是大他几十岁的大前辈；有的是剃度为僧的出家人。不过他都完全不在意其年岁老或少、其地位显或微，一旦被他视中为

²² 余英时于《从徐霞客到梵谷》一书中言：“通常他清早五时起身，六时出发，午饭往往下午才吃，有时忙于攀涉，甚至不吃。”（余英时，2006：17）

友人，即全心全意对待。因此当友人们得知徐霞客病重在家，都一一前来探望、慰问。²³而徐霞客也都热情接待。虽然只能躺在榻上，但他也亲力亲为以讲述自身的游历经历与收获招待探访者。

从文中载：“顾先生平生至交，若眉公、明卿、西溪诸君子，都先书玉楼，黄石斋师近系非所。”（[明]徐弘祖，1998：1190）因此可得知霞客的友人包括陈继儒²⁴、陈仁锡²⁵、缪昌期²⁶、黄道周²⁷、还有墓志铭作者陈函辉等富有才识的文人。徐霞客尤其与东林党人交往密切。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郎中顾宪成因反对朝中政策而被撤职，回到家乡无锡创立东林书院，聚集大众讲学，讽谏及议论朝政，评论人物。²⁸无锡离江阴很近，徐霞客耳濡目染，自幼对东林党人非常尊敬。（段江丽，2002：22）这些东林党人有缪昌期、黄道周、钱谦益、文震孟、陈仁锡等。他们均在墓志铭中提及，尤其黄道周，文中提到的次数有三次，是除了作者本身，所提及的友人次数最多的。因此下文会特别叙述徐霞客与黄道周的交情。除了德行高的文人，他也在旅途中结识了不少形形色

²³ 在徐氏族人中有徐仲昭（遵汤）、徐应震（雷门）和徐亮工（虞钦）等；在亲友中有周仪甫、季会明（梦良）、刘覆丁（渔仲，福建漳州人）和王忠纫等。还有慕名而来的，如丹徒钱邦芭、武进的恽本动等文人。（朱钧侃、潘凤英、顾永芝，2006：110）

²⁴ 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徐霞客称其为眉公），麋公，松江华亭人。他生于1558年，卒于1639年，是明末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博学家。（参自郑祖安、蒋明宏（1994），《徐霞客与山水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页59。）“霞客”这个名号便是由他为徐霞客取的。

²⁵ 陈仁锡，字明卿，长洲人，生于1581年，卒于1636年。（参自郑祖安、蒋明宏（1994），《徐霞客与山水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页55。）他是徐霞客继室罗氏的姻亲，曾为黄道周赠送给徐霞客的诗歌写跋。

²⁶ 缪昌期，号西溪，与霞客同属江阴人。他比徐霞客年长25岁，是东林党早期的带领人。他曾经上奏章弹劾魏忠贤，结果魏忠贤怀恨在心，最后于1626年被魏党所害廷杖死在狱中。虽然缪昌期为罪臣，但徐霞客还命长子徐妃娶缪昌期孙女为妻，丝毫不忌讳名节上的问题。

²⁷ 黄道周，字幼立、细遵、螭若，号石斋，福建漳浦人，生于1584年，卒于1646年。（参自郑祖安、蒋明宏（1994），《徐霞客与山水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页56。）由于他富有才华，招惹了奸臣的忌恨，进而导致自身仕途之路并不顺。

²⁸ 《明史·顾宪成传》载：“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尝曰：“官攀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清]张廷玉等撰，1974：6032）

色的人。他称之“异人”（[明]徐弘祖，1998：1192），如在庐山认识了慧灯禅师；终南山遇到的采药野人；华山结识了“休粮道者”（[明]徐弘祖，1998：1192）。他向往他们离开尘世的生活，为此所遇之人都令他印象深刻。他把这些奇人记在心里，以致往后向人阐述时均“至今犹隐隐在目中也。”（[明]徐弘祖，1998：1192）

为了见黄道周，徐霞客曾“自江上走闽，访石斋于墓次”（[明]徐弘祖，1998：1194）又“追石斋及于云阳道上”（[明]徐弘祖，1998：1194）。除了亲自拜访他，徐霞客甚至还不惜千里，追及于他。双方一见面，话匣子一打开，便可聊个不停。徐霞客同他分享自己的远游经历，所到之处。黄道周乃明末大儒，于朝中当官，因此对徐霞客这与官位隔绝、沉浸在山水中的豪放之个性深感佩服。他们两曾多次会面及书信来往，黄道周曾写诗给他。崇祯十三年（1640），徐霞客因长日行走，过度劳累，最终双足尽废而返家。在他卧在榻上病危之时，他对儿子徐屺说他这么多年来在外远游，已经从中领悟人生，看破生死，²⁹不过他却对无法见到一些知己友人而感到遗憾，并“顾以不得一见诸故交为恨”（[明]徐弘祖，1998：1196）。他听说黄道周陷于狱中，放心不下，便找来长子徐屺带着他写给黄道周的信，到狱中见其情况。徐屺回到家向父亲报告黄道周被廷杖的惨况，徐霞客只能叹息，深深地觉得痛惜。³⁰除了黄道周，徐霞客在过世前也托儿子捎信给陈函辉，言：“寒山无忘灶下”（[明]徐弘祖，1998：1196）。可见，徐霞客在死前仍旧牵挂其友，可说明他们在他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且也得知他对待友人的真诚之举。

²⁹ 陈志云：“但语其伯子屺曰：‘吾游遍灵境，颇有所遇，已知生寄死归，亦思乘化而游，当更无所罣碍耳。’”（[明]徐弘祖，1998：1196）

³⁰ 陈志载：“遂遣伯子视石斋师于圜扉。伯子归述近状。据床长叹曰：‘修短数也！此缺陷界中，复何间迷阳却曲？’”（[明]徐弘祖，1998：1196）

徐霞客对静闻的真诚交情，可从静闻死后看出。静闻，莲舟³¹之弟子，曾刺血写《法华经》并希望能供奉在鸡足山，因此便向徐霞客请求说自己想随同他前往鸡足山。他们在前往途中遇见强盗，静闻被刺，随后便一病不起。³²霞客湘江遇盗后，行囊被洗劫一空，随从静闻僧和顾仆都受伤，处境坏到极点，但他还是想法设法，筹借游资，克服困难，继续西行，充分表现了他不畏艰险的惊人毅力。（吴应寿，1988：67）他临终前托付徐霞客要把骨灰放在鸡足山上。因此在静闻死后，徐霞客悲痛不已，写诗悼念他³³，也带着他的骨灰，踏上前往鸡足山的旅程。³⁴徐霞客一共用了一年零二天的时间，才到鸡足山。（周晓薇，2001：102）从这里可看出，徐霞客待朋友一心一意，答应朋友的事必定尽心尽力完成。

³¹ 莲舟，江阴迎福寺僧人，曾同徐霞客出游。（参自周晓薇（2001），〈初探徐霞客与僧人的交往〉，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徐霞客研究（第7辑）》（页92-105），北京：学苑出版社，页102。）

³² 静闻在湘江上遇盗时，体现了他善良、勇敢的一面。强盗对待船上乘客凶狠无比，其他乘客为了保命纷纷跳入水中，唯独静闻。他冒着生命危险，留在船上，只为了抢救经籍与霞客的游记文稿，结果被刺。（参自黄坤（2003），《〈徐霞客游记〉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147。）

³³ 徐霞客作《哭静闻禅侣》六首。

³⁴ 陈志载：“从乡人相识者贷数金，负静闻遗骸，泛洞庭，跻衡岳，穷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岩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之灵奥。”（〔明〕徐弘祖，1998：1195）

第三章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与钱谦益〈徐霞客传〉之对比

提及钱谦益³⁵初识陈函辉的过程，乃钱谦益耳闻其友人刘覆丁³⁶的阐述，恰巧徐霞客也因为久仰钱谦益才学慕名而拜访。两人一见面便情投意合，畅谈许久，徐霞客事后还数次写信给钱谦益。当时钱谦益正遇上政治低潮，因此一看见徐霞客这般充满崇尚自由精神，完全与政治沾不上边的人，他觉得很佩服。后来钱谦益在徐霞客去世后阅读到其所撰写的游记，并赞之：“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明]徐弘祖，1998：1186）他曾分别写了两封信为〈嘱徐仲昭刻游记书〉及〈嘱毛子晋刻游记书〉至徐仲昭与明末藏书家毛晋，嘱咐他们应把游记好好保存下来。

〈徐霞客传〉全文一千余字，是钱谦益应徐仲昭之要求而撰写的。张则桐认为：“从现存的记叙徐霞客生平的数篇传记资料来看，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和钱谦益〈徐霞客传〉对徐霞客生平的描述比较详细。”（张则桐，2013:27）由于记录得较为详细，许多学者在研究徐学上多为选择这两篇，基本上都是用二者作为比较。这两篇传记的内容大致上雷同，应该都是以徐家所提供的徐霞客行状作为参考，加上自身文笔描绘、修饰而撰成的文章。由于〈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写得比〈徐霞客传〉来得早，再加上两者叙述内容落差不大，因此可以推断出，钱谦益除了查阅徐霞客行状之外，还参阅了陈函辉所撰写的墓志铭。撇开作者的文笔功力不谈，在有着前人的阐述结果得以参考下，再经过作者的删减，所形成的〈徐霞客传〉内容更为简洁有力、不烦琐。从古文艺

³⁵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是东林党成员之一。

³⁶ 刘覆丁，字渔仲，漳州人。〈徐霞客传〉中许多记载霞客之处乃刘覆丁告知钱谦益，然钱谦益才得以知晓徐霞客事迹，包括刘覆丁介绍霞客给钱谦益、告诉钱谦益霞客东归后病重情况、霞客生卒年与所葬之处。刘覆丁与徐霞客之间的关系，下文将解析之。

术性而言，钱传的结构更明晰紧凑，描写更生动形象，文学色彩更浓厚。（张则桐，2013：27）比起陈函辉的〈霞客徐先生墓志铭〉钱谦益所写的〈徐霞客传〉的篇幅较简短，前者字数约四千字；后者只有一千余字。〈徐霞客传〉作为人物传记，从构思谋篇，选材布局，到行文傅彩，遣词造句，可谓精心谋划，惜墨如金。（冀堯，2009：201）下文将对两篇文章所载徐霞客为人之表现，以及在与钱谦益〈徐霞客传〉（以下简称“钱传”）的对比下发现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以下简称“陈志”）所不载之事。此不载之事包括徐霞客先祖徐经“除名”之事件与徐霞客“力耕奉母”背后所带出的意义。

第一节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与钱谦益〈徐霞客传〉载徐霞客之对比

关于徐霞客的为人，上文以陈志为主，做了徐霞客恬静好游，拥有高士之风之精神、力行孝道，尽显孝心与真诚守信，重情重义的阐述。基于徐霞客的种种较为特出的性格皆众人所知，钱传所载徐霞客其人特征与陈志相同，但两者叙述方式却大为不同，以下将以徐霞客孝顺与真诚之表现为主以说明之。

一、徐霞客孝顺之表现

在记载其父母的事迹上，钱谦益于钱传中鲜少提及。尤其是对于父亲徐有勉更是一字未提。反之陈函辉双方都兼顾。陈志在介绍徐家宗祖上，从先祖徐稚一直到徐有勉都依序叙述。此外，徐有勉遭遇危险，徐霞客一直在旁照顾直到父亲过世这段事迹，陈函辉都一一说明。³⁷在关于母亲王孺人的阐述上，双方

³⁷ 陈志言：“才逾韶髫，豫庵遇盗阨于别墅，跣足奔救，扶侍汤药者逾年，至于大故。哀毁骨立，里人以稚孝称。”（[明]徐弘祖，1998：1191）

的说明内容均牵涉身为母亲理解徐霞客的理想，并劝说出游的片段，突显其母的贤惠及宽容。只是陈函辉还有更进一步描绘母亲对儿子的支持，譬如特意为他“制远游冠，以壮其行色”（[明]徐弘祖，1998：1191），这一方面被钱谦益省略。在陈函辉的描述下，后人较能体会到王氏身为母亲不强制把儿子留在身边的宽恕；并用行动鼓励儿子实践自身理想的用心。钱谦益却仅用五字叙述王氏的母爱。不但如此，陈志表达出霞客为孝子的事实，进而详细描绘了他为母亲所做的种种举动。其中孝行之一是借由族兄仲昭口中道出，文载：

仲昭因为余言：“吾弟性至孝，每游辄携琪花瑶草碧藕雪桃归，为阿母寿。又为言各方风土之异，灵怪窟宅之渺，崖壑梯磴之所见闻，有令人舌桥汗骇者，母意反大惬。”（[明]徐弘祖，1998：1192）

徐仲昭言徐霞客每次远游回家，都会带着奇花异草送给母亲，并叙述他旅途中所见。这一孝行乃从他人口中得知，并且也为作者亲耳听见。陈函辉以这种方式记载，增强了此事的可靠性。再者，陈志中言霞客为母亲庆八十寿而上下奔波：

天启甲子，母寿八十，眉公先生为《寿序》，张苓石作《秋圃晨机图》，李本宁宗伯《引》之。时三老皆在七十之上，名公题咏几遍海内。霞客悉以寿之贞珉，今所传《晴山堂帖》是也。（[明]徐弘祖，1998：1193）

徐霞客请陈继儒替母亲写贺寿文，张复画贺寿图及李维桢为其作引。天启四年（1624），霞客慕陈继儒大学者之名，在福建籍学生王崎海³⁸引荐下，特地前去请他为母亲八十寿辰撰写寿文。（朱钧侃、倪绍祥主编，1999：140）陈

³⁸ 陈继儒《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今年王崎海先生携一客见访，墨颧云齿，长六尺，望之如枯道人，有寝处山泽涧仪，而实内腴，多胆骨。”（[明]徐弘祖，1998：1235）

继儒住在松江；张复住苏州；李维楨住湖广。由此可见霞客为了庆贺母亲八十大寿，特地徒步到这三地请求为其写寿文、画寿图及题引。他对于母亲的一片孝心，都惹得“皆在七十之上”（[明]徐弘祖，1998：1193）的长辈们赞美不已。再者，陈志与钱传都同样载雷同二十四孝“啮指痛心”母子连心的故事内容。陈志写：

是年霞客复出门，正游华下青柯坪，忽心动，亟舄草履驰归，而母已示疾。

（[明]徐弘祖，1998：1193）

钱传则载：

上华山，下青柯坪，心动趣归，则其母正属疾，啮指相望也。（[明]徐弘祖，

1998：1199）

两段文字虽内容相似，但焦点着重方式不同。陈函辉描绘霞客急速踩着草鞋奔驰回家，以带出孝儿心急赶回家的证明。钱谦益加强母亲因病躺在床上，急得咬手指盼儿归家的渴望。在此钱谦益的形容比陈函辉来得详细，一句话均交待了儿子及母亲各自怀着心急如焚而期盼的心情。尽管如此，从王孺人生病直到过世，陈志依旧在描述上来得比钱传详尽。陈志含有叙述霞客照顾母亲的过程，³⁹钱传则无。

在王孺人逝世后，霞客天天以泪洗面，简直像个孩子在哭泣，且“匍匐踉跄，哀感行路”（[明]徐弘祖，1998：1193）。他乞求董其昌及陈仁锡为母亲撰写墓志铭，并甚至伤心得一度在摧残自己的生命。陈函辉如此加以阐述霞客在母亲去世后的各种反应，无非是想表达霞客为孝子的实情。然而钱谦益在说

³⁹ 陈志曰：“乙丑自春徂秋，视汤药床褥间，衣未尝解带。母不食，霞客亦不食，母为强食之。……其病剧时，吁天愿以身代，与遍索名参为饵。”（[明]徐弘祖，1998：1193）

明了母亲咬着手指盼其归后，直接写：“母丧服阕，益放志远游”（[明]徐弘祖，1998：1199）。陈则云云：

至服阕，慨然曰：“昔人以母在，此身未可许人也，今不可许之山水乎？”遂再拜辞两尊人墓下，不计程，亦不计年，旅泊岩栖，游行无碍。（[明]徐弘祖，1998：1193）

纵观之，陈志的阐述方式较为生动且让后人阅读后充满想象；反之钱谦益的文笔过于简短，虽得以从“心动趣归”（[明]徐弘祖，1998：1199）那一句获知霞客很孝敬母亲，但王孺人勤奋节俭的个性可是路人皆知，且母子二人之间的相处及感情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陈继儒在了解了王孺人的开明以及徐霞客的孝顺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钱谦益省略不写。本文认为此并不为简洁，而为不完整，因为缺乏这一段重要的记载。

二、徐霞客真诚之表现

崇祯五年（1632），徐霞客拜访居住于小寒山中的陈函辉。这段事迹皆出现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及〈徐霞客传〉中。⁴⁰由于此乃作者本身与墓志者的关系，因此陈函辉对此加以阐释。这点也能从钱谦益所写的传志中看出，以下将会进一步解释。陈函辉在文中记载他在与霞客见面时的对话，即：

因问：“先生之游倦乎？”

曰：“未也。……昆仑诸遐方矣！”

⁴⁰陈志载：“记在壬申秋，以三游台、宕，偕仲昭过余小寒山中，烧灯夜话，粗叙其半生游履之概”（[明]徐弘祖，1998：1192）。钱传则记：“游台、宕还，过陈木叔小寒山，木叔问：‘曾造雁山绝顶否？’”。（[明]徐弘祖，1998：1199）

仲昭因为余言：“吾弟性至孝……母意反大愜。”（[明]徐弘祖，1998：1192）

除了陈函辉与徐霞客间的谈话，还有徐仲昭在旁加以补充。由此可见，陈函辉不但以陈述句方式论说霞客的伟人事迹，还以问答句方式书写，使陈志更具增添生动性，避免枯燥乏味。此种种钱传皆无记载，而是直接进入陈函辉影响徐霞客的一对话，即：

木叔问：“曾造雁山绝顶否？”（[明]徐弘祖，1998：1199）

钱谦益也没将徐霞客的族兄徐仲昭写进这段事迹中。关于上述的对话，陈志中写：“余席上问霞客：‘君曾一造雁山绝顶否？’”（[明]徐弘祖，1998：1193）这一段落或许是钱谦益参考自陈函辉，因此内容一致，但较为精简。对于陈函辉这个疑问，徐霞客没有回答，因为他没到过雁山山顶，所以不再像往常般口齿流利。他只是听了后把它放进心里。陈函辉说他：“听而色动”（[明]徐弘祖，1998：1193）；钱谦益言：“霞客唯唯”（[明]徐弘祖，1998：1199）。上文有言徐霞客待人待事真诚，因此对于别人的疑问，而自己却又没把握能回答之事，他都会亲自履行，回头再向那人陈述所见之闻。陈志形容他拥有积极又勇往直前的个性，即：

次日，天未晓，携双不借叩予卧榻外曰：“予且再往，归当语卿。”过十日而霞客来，言：“吾已取间道扞萝上，上龙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家也。再攀磴往，上十数里，正德间白云、云外两僧团瓢尚在。又复二十里许而立其巅，罡风逼人，有麋鹿数百群夜绕予宿，予三宿而始下山。”（[明]徐弘祖，1998：1195）

此乃陈函辉所写，若观照钱传，可发现其内容相同之处。钱转载：

质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间道，扪萝上龙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家也。扳绝磴上十数里，正德间白云、云外两僧团瓢尚在。复上二十馀里，其颠罡风逼人，有麋鹿数百群，围绕而宿。三宿而始下。”（[明]徐弘祖，1998：1199）

在二文的对照下，除了陈函辉增加了徐霞客向他拜别的过程，二文所阐述方向大体上一致。陈志与钱传均说明霞客“天未晓”（[明]徐弘祖，1998：1195）、“质明”（[明]徐弘祖，1998：1199）便迫不及待辞别前往，增添了霞客真诚寻找答案，又果决勇敢向前的证明。因此陈函辉说他：“其果敢直前如此。”（[明]徐弘祖，1998：1194）陈函辉那番疑问是促使徐霞客考察雁荡山的契机，钱谦益不敢省略，并如同陈函辉详细阐述之。反之，对于钱谦益与徐霞客的交往，陈函辉便显得较简略，只用一句以说明钱谦益与徐霞客的交情。原文如下：

霞客于峨眉山前作一札寄予。其出外番分界地，又有书贻钱牧斋宗伯，并托致予。（[明]徐弘祖，1998：1196）

反之，与陈志相比，钱谦益则清楚地叙述他与徐霞客见面之情景。钱传言：

归，过余山中，剧谈四游四极，九州九府，经纬分合，历历如指掌。谓昔人志星官輿地，多承袭傅会；江河二经，山川两戒，自纪载来，多囿於中国一隅。欲为昆仑海外之游，穷流沙而後返。小舟如叶，大雨淋湿，要之登陆，不肯，曰：“譬如涧泉暴注，撞击肩背，良足快耳！”（[明]徐弘祖，1998：1199）

徐霞客与钱谦益会面的过程丝毫没有在陈志中出现。本文推断此事被陈函辉所忽略，对于此事的记录，他只言：“云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纪载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明]徐弘祖，1998：1194）此句钱传略同。在审视两者的陈述方式后，可发现其差别在于，钱谦益言这是霞客亲口向他讲解的，而陈志并无如此说明。朱惠荣认为此段两者记载文字略同，说明徐霞客的这些思想和言论十分突出，友朋皆知。（朱惠荣，2003：95）因此，尽管陈志与钱传在叙述方式上有些出入，但皆带出了徐霞客为真诚对待自身理想，并且竭力为其奋斗之人。

除了探析徐霞客真诚对待自身目标，下文也探讨徐霞客待友之真诚表现。根据陈志所载，徐霞客一旦认定对方为朋友，便会忠诚对待，生死不改，其最主要表现在黄道周身上。钱谦益也认同这一点，尽管他是从刘覆丁口中得知徐霞客与黄道周交友的事迹。钱传云：

履丁为余言：“霞客西归，气息支绌，闻石斋下诏狱，遣其长子间关往视，三月而反，具述石斋颂系状，据床浩叹，不食而卒。”其为人若此。（[明]徐弘祖，1998：1201）

刘覆丁告知他徐霞客在逝世前忆起了至友黄道周，遂派遣其子徐屺探访黄道周。徐屺从京城归，告诉他关于黄道周的惨状。徐霞客替友人感到悲伤，郁郁寡欢。这些情节陈志皆有载。不过钱传言徐霞客最后竟在咽不下任何食物的情况下断气，这是陈志里所没有记载的。陈志言：

遂遣伯子视石斋师于圜扉。伯子归述近状。据床长叹曰：“修短数也！此缺陷界中，复何问迷阳却曲？”（[明]徐弘祖，1998：1196）

根据陈函辉的说明，徐霞客听了徐妃的叙述后，只是叹气。“不食而卒”（[明]徐弘祖，1998：1196）并无载在陈志中。现已无从考证徐霞客是否不食而卒⁴¹，但徐霞客对待友人诚心诚意是事实。为何钱谦益言徐霞客不食而卒，而陈函辉只言其长叹？倘若陈函辉说明徐霞客为了黄道周的遭遇不食而卒，更能突出其真诚之表现。然而陈函辉无写这一段的原因为他进而举例证明徐霞客的真诚。陈志云：

其弥留数日前，犹命妃顾余马渚，手作书谓：“寒山无忘灶下。”其笃于交情，湛然不乱复如此。（[明]徐弘祖，1998：1196）

徐霞客过世前，除了命令徐妃到京师见黄道周，还命徐妃带着信件找陈函辉，希望陈函辉不会忘了他。徐霞客命徐妃会陈函辉这一事钱传无载。从上述论述中可对比出双方都有着对方所无记载的东西。尽管如此，后人仍旧能从两者的文字间透露出霞客对待朋友的全心全意。在此本文欲探析钱传在书写徐霞客临终事迹时中所含有的矛盾。这一点体现在徐霞客逝世前对旁人所诉之言。且看陈志所载：

但语其伯子妃曰：“吾游遍灵境，颇有所遇，已知生寄死归，亦思乘化而游，当更无所罣碍耳。顾以不得一见诸故交为恨。”（[明]徐弘祖，1998：1196）

⁴¹ 有学者认为徐霞客的不食而卒是由于徐妃遗失了一部分游记稿子。夫巴在《千古奇人生命的最后旅程：徐霞客与丽江》言：“他曾派儿子徐妃到北京狱中看望黄道周，但也仅能转达一点心意而已，儿子带去的一部分游记稿也从此丢失——徐霞客不禁悲从中来，连声哀叹，不吃不喝而卒。”（夫巴，1999：51）不过本文认为徐霞客是因为黄道周的遭遇而悲伤，从而不食而卒。

这段引文说明徐霞客对其子说，自己在周游期间就已看透生死，在死前却仍旧放不下的是一些见不着面的至友。因此他才会命令徐妃会黄道周与陈函辉以了了了自己的心愿。钱传却云：

病甚，语问疾者曰：“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屐，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明]徐弘祖，1998：1201）

徐霞客在与前来探访的友人谈话中表示自己与那些受朝廷之命而远游的人物比起来，一介布衣且没受任何人命令的他，能够如此周游是已经非常幸运的，也进而觉得自己已经死而无憾了。钱谦益在解说这一段后，下一段却又阐述徐霞客却因黄道周之事而不食而卒。这不食而卒的举动是放心不下人世间之事的表現，与钱谦益先前言徐霞客“死不恨矣”（[明]徐弘祖，1998：1201）的话语产生了矛盾。为何这边说了没有遗憾，那边却言吃不下饭而逝？因此本文认为钱谦益犯下了自相矛盾的失误，不过尽管在文中产生矛盾，钱传却还是带出了徐霞客真诚待友的事实。

在这一节的最后，本文欲探析刘覆丁与徐霞客之间的关系。本文先前于注释 36 概述了徐霞客的一些重要事迹乃刘覆丁告知钱谦益，钱谦益才得以将其事载入钱传中。首先，刘覆丁这个人物在钱传中出现了三次，因为钱谦益都会特别注明其事是刘覆丁告诉他的。除了把徐霞客其人介绍给钱谦益认识，刘覆丁还对于徐霞客因病归家后的事情了如指掌，最为主要的就是徐霞客与病逝前找来其子徐妃携带信件探访京师狱中的黄道周。若不是亲自多次探访病重的徐霞客，刘覆丁是不会知晓这一段记载的。乃至以后的奔丧、祭奠等葬礼情状，

他这个外乡客是无论如何了解不到这样翔实的。（田柳，2001：137）在此便可考述出，刘覆丁与徐霞客是朋友，他在徐霞客逝世前曾经是众多探访者之一。所以，刘覆丁与徐霞客、钱谦益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徐学研究者欲找寻的问题。

42

第二节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不载之事

对于墓志铭的分析，曾巩曾于〈寄欧阳舍人书〉言：“夫铭志之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宋]曾巩撰，陈杏珍、晃继周点校，2004：253）此句意指，墓志铭与历史一样，都是以记载人事迹为主。两者文体最大不同是，历史是善恶皆载入史册，而墓志铭记载的是墓志者正面的、流芳百世的事迹。因此若以陈志与钱传相比，可从中发现一些事迹是钱转载而陈志却无的。其原因为，徐霞客的一些事迹乃负面，不能出现只能宣扬正面生平的墓志铭中。下文将以徐霞客先祖徐经“除名”之事与徐霞客“力耕奉母”之事加以阐释，从而探析陈志中所避免记载的内容。

⁴² 参自田柳（2001），〈霞客庚辰东归后活动探析〉，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徐霞客研究（第7辑）》（页135-144），北京：学苑出版社，页137。田柳还认为，钱传中的：“语问疾者曰：‘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屨，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明]徐弘祖，1998：1201）的这一段记载是刘覆丁告诉钱谦益的，钱传中才有这句话的出现。因为陈函辉所撰的墓志铭中并无这样的记录。

一、徐霞客先祖徐经“除名”之事

徐经是梧塍徐氏十三世祖，徐霞客的高祖。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载关于徐经的事迹：

一庵生梓庭公元献，梓庭生西坞公经，父子魁南榜。（[明]徐弘祖，1998：1190）

徐经与其父徐元献皆在南榜中得第一。此应当为家族荣耀之事，但钱谦益于〈徐霞客传〉中却言：

高祖经，与唐寅同举，除名。寅尝以倪雲林画卷偿博进三千，手迹犹在其家。（[明]徐弘祖，1998：1198）

钱传说徐经与唐寅同遭科举除名。为何钱谦益如此记载？且看丁文江所撰写《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以下简称“丁谱”）中对于徐经的记载：

先生之五代名元献，乃武进张亨父弟子，成化庚子经魁。

元献之子经即先生高祖。弘治十一年经魁，与唐寅同榜。（丁文江撰，1978：3）

丁谱所述与陈志相同。不过丁文江说到一个重点是钱传有载，陈志所无的，即“与唐寅同榜”（丁文江撰，1978：3）。唐寅，字子畏，与徐经一同参加会试，两人皆榜上有名。⁴³钱传与丁谱要在说明徐经其人时要特别提起唐寅的原因何在？本文先前有言，钱谦益记载了陈函辉在文中不愿提及的事件，因为墓志铭需在尊重及不贬低墓中人为先的情况下陈述其生平事迹。而陈函辉在撰写

⁴³ 参自[清]张廷玉等撰（1974），《明史》，北京：中华书局，页7352。

墓志铭时避而不谈，是因为徐霞客的十一世祖徐经在当时参与了不好的事件。

丁谱引《明史·唐寅传》言：

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诏下狱⁴⁴。（丁文江撰，1978：3）

徐经从小就勤奋好学，并立志要金榜题名。他同苏州“四大才子”中的唐寅、祝允明、文徵明等均有往来，尤其唐寅最为莫逆。（顾铁坚，2002：242）弘治乙卯（1495）乡试高中第41名举人，时年方22岁，可谓少年得志，被视为梧塍之千里马。（吕锡生，2006：136）《明史》载，徐经与唐寅来到京师考会试，但被人传谣言说徐经贿赂程敏政的家僮得到试题。这明显指出身为主考的程敏政鬻题，因此事后被人检举，牵连唐寅与徐经。不过经过调查后发现谣言不实，但为了平息舆论，明孝宗便命锦衣卫对二人加以审讯，仍旧查不出一个结论。最后以徐在进京后，拜谒程敏政时曾送过见面礼，唐寅也曾用一枚金币向程敏政乞文，以送乡试座主梁储，使两人均遭消除仕籍处分，发充县衙作小吏使用。（吕锡生，1988：21/ 薛仲良，1995：6）这一场科举风波，令徐经蒙受耻辱，归家后闭关谢绝访客、发奋读书。徐经这一事件，令梧塍徐氏的家世记载抹上了一个污点，也对后代欲科场角逐产生了影响。陈函辉理所当然不会把这个污点写进墓志铭中，因此后人只能从徐霞客年谱与钱谦益《徐霞客传》中得知。

⁴⁴丁谱一句与原文有出入，即《明史·唐寅传》记：“下诏狱”，（[清]张廷玉等撰，1974：7353）而丁谱则言：“诏下狱”（丁文江撰，1978：3）。不过此非本文重点因此本文不讨论其原因。

二、徐霞客“力耕奉母”之事

根据陈志所载，梧塍徐氏有好几代都不入仕。⁴⁵不过陈函辉并无写明不当官的他们从事哪一行业以维持生计。究竟他们是从商又或是为农？在此撇开《梧塍徐氏宗谱》或是《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而把着重点放在徐霞客传志上。倘若后人只读陈志的话，是不会明白徐氏家族的家族行业的。这个问题一直到钱谦益的〈徐霞客传〉出现后才有答案。钱传云：

霞客生里社，奇情郁然，玄对山水，力耕奉母，践更繇役，蹙蹙如笼鸟之触隅，每思颺去。（[明]徐弘祖，1998：1198）

这一句主要说明徐霞客念及母亲在堂而压抑自身对于山水的崇尚。不过本章将重点放在“力耕奉母”（[明]徐弘祖，1998：1198）四字上，若再进一步说明，即着重讨论力“耕”奉母的“耕”字上。这一“耕”字就已经解答了上述的问题。徐氏家族是从事农业为生的。不过陈志却丝毫不载徐家为农的事情，而是直强调徐家在仕途上的贡献，对于不当官的世祖只用“子孙俱誓不仕元”（[明]徐弘祖，1998：1190）而概括之，不谈明其不入仕的另一个选择为何。而事实上，在徐霞客五世祖徐千十一开始就隐而不仕，一直到九世祖徐麒才开启踏入仕途的道路。在元蒙贵族统治下的六十余年间，徐家一直“拒元不仕”，隐迹农村，以农为本，诗礼传家，耕读为业，过着悠闲的地主生活。（薛仲良，1995：2）徐麒生于元末，长于明初。他好学且负大志。入明以后，他凭其才学德行得到郡中推举，以布衣应诏。（张俊显，2013：3）徐麒当官立功以后请辞得到恩准，以一品朝服回乡。明初功臣多半出身于草莽，功成之后，大都喜广

⁴⁵ 陈志载：“迨（千）十一承事，始卜居澄江之梧塍里。子孙俱誓不仕元”。（[明]徐弘祖，1998：1190）

置田产。（吕锡生，1988：18）徐麒也因而受这种风气影响，加上他在出使巴蜀途中亲眼见到民生生活刻苦，缺乏粮食的情况，产生了对农业更为重视的想法。在他回到家乡后大规模开辟荒田，开始了为农的道路。《梧媵徐氏宗谱》的序中载徐麒“辟田若干顷，积书数千卷，列郡甲冑之家，冠盖逢掖之士，莫不与之契合”（转引自吕锡生，1988：18）。徐麒成功为家族带来了大规模的田地与可观的财富。此为值得收藏以后人得知的事迹。为何陈函辉对于徐家从事农业的事迹避而不谈？

本文认为陈函辉虽为喜好旅游的开明之人，但其思想仍旧被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道德理念影响。伦理道德教育人们应以侍奉君主为重。君子应竭力考取功名，以取得机会效忠朝廷。不过徐家却偏偏与传统理念背道而驰。根据上文所言，徐家从宗祖徐稚就开启了高士之风的家族风气，接下来连连好几代的世祖都继承了这种家风。高士之风虽受民间赞美，但却在那个重视功名的时代可谓毫无地位可言。陈函辉在撰写墓志铭过程中回避了徐家无地位，只从事等级较低的农业内容，因为他的责任是要记载对墓志者徐霞客有利的事情。

第四章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载徐霞客之考证

上文论述关于徐霞客之其人，本章节将进一步说明徐霞客的确切籍贯与交游情况。以下将引用丁文江所撰《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以下简称“丁谱”）阐释之。这部著作于1928年出版。它奠定了近代徐学研究的基础，被认为徐学领域里的“开山之作”，成为徐学研究者必读之作。（郭秋龙，1998：143）丁谱在文中多处引用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以说明。因此本章节欲考述两者间的关联性及其出入点，再论证阐述之。除了丁谱，本文也会以《晴山堂帖》（又称《晴山堂石刻》）中石刻文章加以叙述。

《晴山堂帖》是徐霞客为表彰徐家美誉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书苑珍宝。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很重视家族传统，讲究慎终追远。（刘国城，1986：78）因此徐霞客与族兄仲昭为了彰显梧媵徐氏历代祖上当年的风光与良好声誉，四处搜找先代的遗墨题赠以及他人为其撰写的书、志等赞美文章，并刻其于石上，放置于晴山堂内。而“晴山堂”指的是徐霞客为了庆贺母亲病愈而盖的新宅。明泰昌元年（1620），徐霞客游九鲤湖，恰巧看见仙祠，便替正在生病的母亲祈福及问母寿。他得到的谶语为“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下一年，王孺人的病情好转，徐霞客于当年建造新的房舍。他与仲昭商量后，取“晴转南山”之意，绘“晴转南山”图，为新居命名为“晴山堂”，找来陈仁锡为其作《晴山堂记》。⁴⁶在不同的文体记载下，《晴山堂帖》中包涵了丰富的徐霞客历代祖辈的事迹。⁴⁷因此，下文分为徐霞客籍贯考与徐霞客交游考两部分讲解。

⁴⁶ 丁文江《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载：“是年（按：泰昌元年）先生母王孺人病疽几殆；愈后，先生为作晴山堂，取‘晴转南山’义也。”（丁文江撰，1978：13）

⁴⁷ 田柳认为：“石刻通过诗、辞、赞、序、咏、记、纪、跋和墓志铭的各种不同文体，记载了徐霞客10代祖先由‘隐居不仕’到‘竞逐科场’翔实而生动的史料，也是帮助人们认识徐霞客

第一节 徐霞客籍贯考

在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并没有确切记载徐霞客的籍贯。丁谱也同样地没有确实说明，但却云徐霞客早期祖辈的籍贯为河南新郑。对于徐霞客的籍贯，各个学者都秉持着不同的看法。吕锡生认为徐霞客的籍贯在江阴是没有异议的，但对具体居住地点的不同记载则尚有搞清楚的必要。（吕锡生，1987：99）有学者则觉得，世称霞客为江阴梧塍人，及读徐氏宗谱，始知霞客为南昉岐人。（张校乾编，1956：47）徐霞客的祖上事迹在陈志与丁谱中皆记载颇为详细。本节将以分期方式讲解徐霞客祖上所居之地。以下列表为徐氏家族在陈志与丁谱中对于其居住地的记录。

祖上姓名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	丁文江《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
先代徐稚	南州高士	无载
一世祖徐锲	扈跸南渡，诸子姓散居荆溪、云间、琴川	—河南新郑人 —随宋高宗迁杭
四世祖徐守诚	无载	遂居苏州
五世祖徐千十一	始卜居澄江之梧塍里	迁居江阴之梧塍里，遂为江阴世族
九世祖徐麒	无特别注明	无载
十世祖徐恣	无特别注明	无载
十一世祖徐颐	无特别注明	无载

在其先辈连续5代科场悲剧的感悟之下，所以摒弃科举仕途，走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科学考察道路的重要依据。”（田柳，1997：113）

十二世祖徐元献	无特别注明	无特别注明
十三世祖徐经	无特别注明	引《明史·唐寅传》：“江阴富人徐经……”
十四世祖徐洽	无特别注明	始迁居旸岐
十五世祖徐衍芳	无特别注明	分局南旸岐，即先生之所生长也
十六世祖徐有勉	无特别注明	无特别注明
十七世祖徐宏祖	无特别注明	无特别注明

*注：无特别注明为文中提及此人但无说明其居住地点。无载为文中完全没有提到此人。

从以上列表中可审视出陈志与丁谱在对于此事迹的记录上是相互互补的情况。一些重点是陈志无载而丁谱却有的，一些则是陈志含有而丁谱则无的。例如在观照关于一世祖徐镗的事迹，丁谱中言徐镗为河南新郑人，而陈志记其子孙分散于常州、苏州与松江县。在这种情况下，若仔细从二文中探析，再参照《晴山堂帖》，便可考述出徐霞客的籍贯。

首先，且看在陈志里关于徐氏先祖徐稚的记载。陈志言徐稚为“南州高士”，那么称他为“南州”的“高士”之原因顾名思义是属于中国南方地区。

《后汉书·卷五十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第四十三》载：“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1973：1746）因此，从《后汉书》对于徐稚的记录中可得出，徐稚的籍贯为江西南昌人。不过在丁谱中却记录徐霞客最早期的世祖籍贯为“河南新郑”。河南位于北方而江西位于南方，那么徐霞客先祖早期的籍贯为北方或是南方？

这一疑问从陈志的“扈跽南渡，诸子姓散居荆溪、云间、琴川”（[明]徐弘祖，1998：1190）与丁谱的“随宋高宗迁杭”（丁文江撰，1978：3）的说明可得出解答。上文有言，一世祖徐镗在金兵南侵时，带着大批文献，随着宋高宗逃到南部。丁文江说他逃至杭州，再根据陈函辉的说法，徐镗在迁居至南部时，其子孙都分散于荆溪、云间和琴川。（这三个地方都属于江苏省）丁文江在阐述徐霞客祖上早期籍贯时就轻易断言为河南新郑人，是言之过早的。此外，若参考其它文献，可审视出其后代对于“南州高士”这一名号的记载。如刻于《晴山堂帖》，写自陈敬宗〈徐徵君墓志铭〉言：“南州高士后裔”，（[明]徐弘祖，1998：1213）以及同样刻于《晴山堂帖》中黄旻〈梅雪轩记〉载十世祖徐恣生平：“尝慕乃祖南州孺子之名，所以字之曰景南者，有以期之也”。（[明]徐弘祖，1998：1218）再者，在十世祖之弟徐忞的传志中也有提到南州一词。《梧塍徐氏宗谱·卷五十三·隐居竹雪公传》云：“公讳忞，字景州，以系出南州，故兄弟分字，以见志之所慕”。（转引自吕锡生，1987：100）徐麒父子，是入明以后，第一个主修《宗谱》的人，对自己的世系不会不进行认真的考证，他们确认徐稚是自己的先世，江西南昌是早期的祖籍所在地。（吕锡生，1987：100）此外，徐恣徐忞兄弟二人在取名上还分别以南、州二字来命名，以表示自己饮水思源。到了十七世祖徐弘祖，其墓志铭依旧称“其先代盖南州高士之后”。（[明]徐弘祖，1998：1190）

由此可见，徐稚的南州高士之风为子孙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其后世除了承袭先代的祖籍，也大多继承了先代的高士之风范。丁文江于《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中对于徐家早期的籍贯所表示的“河南新郑人”是不实的。⁴⁸

徐铤之后，为二世祖徐克谊，三世祖徐允恭。徐克谊及徐允恭事迹均不见于陈志和丁谱。根据吕锡生的说法，他们的经历不仅正史不见记载，就是《宗谱》记载也甚简略。（吕锡生，1987：101）《宋史·徐谊传》言徐谊的籍贯为浙江温州。⁴⁹不过若宋史中的徐谊为徐铤之子，那么里头所言其籍贯为浙江温州是明显不实的。因此宋史所载的徐谊是否为二世祖徐克谊，有待进一步考证。关于徐允恭《宗谱》称他曾为明州（宁波）录事，家遂迁至宁波。（吕锡生，1987：101）到了四世祖徐守诚，丁谱方载其迁居至苏州。五世祖徐千十一，陈志与丁谱均记他为逃避元朝的贵族统治，甘愿离开城市苏州，迁居至偏僻的江阴梧塍，往后其子孙均不打算入仕途，继承了先代的高士之风。丁文江言他成为“江阴世族”。

纵观上述，徐霞客祖辈一开始是从河南迁至杭州，再从杭州移居明州，明州至苏州，最后再从苏州搬至江阴。那么徐霞客祖上是何时迁居至南昉岐？为何有徐霞客为南昉岐人的说法？到了十四世祖徐洽在分家产时搬至昉岐，对此丁谱有记。徐洽科场失意，便把金榜题名的希望寄托在其子徐衍芳身上。徐衍芳是十五世祖，他为了要努力读书，不辜负父亲的意愿，便遵从其父的安排，又从昉岐搬离至江阴马镇湖庄（南昉岐）的一间筑书屋中。徐衍芳自此以后便

⁴⁸ 吕锡生于《徐霞客籍贯考》提出看法：“我并不否认徐霞客祖上早期迁住过河南新郑，但这也像迁移到开封、杭州一样，没有在那里留下深刻的痕迹，换句话说没有形成徐氏后人所称的籍贯。江西南昌则不同，它不仅被梧塍徐氏子孙认为是自己早期祖籍所在而且对祖先的‘南州高士之风’也要求代代相传。”（吕锡生，1987：100）

⁴⁹ 《宋史·徐谊传》云：“徐谊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元〕脱脱等撰，1977：12083）

在南昉岐用功读书。为了显示自己对高中科举的决心，他虽为长子，却在兄弟分家时不分祖房，而是继续呆在筑书屋中日读夜读。湖庄书屋成了梧塍徐氏最后一代人科场悲剧的见证。（薛仲良，1995：8）

从五世祖徐千十一迁至梧塍，到十四世祖徐洽才搬迁到昉岐，已经有连续十代的人居住在梧塍。因此梧塍已是徐霞客的籍贯，他的家族多数在那里成长，经历辉煌的置田产业、失落的科举角逐等事件。徐衍芳之后的徐霞客之父徐有勉，到徐霞客那一代均居于南昉岐。虽然徐霞客住在南昉岐，但他没有说自己是南昉岐人，钱谦益《徐霞客传》里也载徐霞客是江阴梧塍里人。因此，本文主张徐霞客为江阴梧塍里人。

第二节 徐霞客交游考

徐霞客择友极重原则，不轻率相交，因为他自己就是注重品格的高士。

（田柳，2005：69）从丁谱中可审视出徐霞客友人都属在朝清廉正直、在野高尚纯洁之士。⁵⁰（本文不谈徐霞客逝世后，钱谦益于抗清问题上晚节不终的事件。）根据陈函辉在墓志铭的撰写，徐霞客也如同其父徐有勉，若遇官吏必定回避之。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官员。那个官员一直要送他邮符⁵¹，但他宁愿徒步也不愿收下那份对他而言很需要的礼物。根据本论文第二章第三节有言徐霞客自幼起崇敬东林党人，厌恶并且回避依附魏党的官吏小人。崇祯十二年（1639），在徐霞客考察云南的金华山时，他遇到一名何公子。何公子慕名徐霞客的奇闻，便热情招待徐霞客到府上一坐，并言其父亲喜于与异人交友，因此希望徐霞客能会一会他。徐霞客答应了何公子的请求。在他到何公子府上的路上，向同行者打听何府的家况，得知何公子的父亲名为何可及，乃以进士起家。接着他想起这人是因附逆阉党魏忠贤遂而被夺走官职，便坚持不去了。⁵²由此可见，徐霞客对于那鄙俗的官僚与恶劣的小人是秉持憎恶且避而远之的态度。反之，对于保有刚正廉洁品行的贤士豪杰是不在乎距离也要登门拜访的。对此，丁谱也写道：

⁵⁰ 丁谱言徐霞客交友情况：“先生友人中，如黄道周、郑鄮、文安之、郑之玄、谢德溥、黄景昉、均天启二年进士，殆皆由于文陈二人之介绍。又因黄道周故，而多识闽人。如张燮、林钎、何楷、刘履丁（即介绍先生于钱牧斋者），皆漳州（龙溪）人。黄克瓚、张瑞图、何乔远、郑之玄，皆泉州（晋江）人。曾楚卿、莆田人。曹学佺，侯官人。陈函辉亦黄道周之弟子。盖黄为闽中大师，极重先生。先生之叔日升又为漳州推官，故先生入闽，得遍识当时名士。其余如杨汝成、何楷，均天启五年，乙丑进士，与日升同榜。刘若宰曾宦于闽，朱大受、方拱乾皆刘之同年。周延儒与先生族兄仲昭幼年同塾（见江阴县志识余）。缪昌期、夏树芳、许学夷、张育葵皆先生同邑。高攀龙与缪为至友。至于李维楨、范允临、孙慎行、沈应奎、李流芳、姜逢元、陈继儒、张大复、王思任、米万钟，皆以诗文书画负盛名，虽以友自居，而实则先生之前辈也。”（丁文江撰，1978：28）

⁵¹ 邮符，即相当于今天的免票，拿着它可以免费使用交通工具。（王兆彤，1981：32）

⁵² 徐霞客《滇游日记七》载：“与何公子遇，欲拉余返馆，且曰‘家大人亦祈一见。’盖其父好延异人，故其子欲邀余相晤。余约以下山来叩。后询何以进士起家，乃名可及者，忆其以魏党削夺，后乃不往。”（[明]徐弘祖，1998：895）

先生之交游，大半与文、陈有关。盖先生虽出世家，然少年丧父，且为布衣，又“不屑谒豪贵、博名高”（见陈眉公寿王孺人序文）。即陈眉公亦于天启甲子后始相识。惟文震孟之祖徵明与先生高曾祖往来，故为世交；陈与先生之岳罗济之为姻戚，故交甚早，亦甚密。（丁文江撰，1978:28）

首先，徐霞客的友人多数都是在陈继儒与文震孟的介绍下而结识的。陈继儒与文震孟是明末有学有识的高士，都是徐霞客闻其名而亲自登门拜访的大人物。两人皆折服于徐霞客罕见的弃仕与开明思想，尤其文震孟，他认识徐霞客后也受其无拘无束个性影响，写信致霞客言其发现功名利禄的虚无。而接下来欲叙述的陈继儒则是霞客的忘年之交。

在徐霞客后期旅途中，曾在西行前带着静闻拜访陈继儒，以向其拜别。⁵³陈继儒对于徐霞客的旅游志向一直都是表示着支持的。在他知道徐霞客欲西行的想法后，他也理所当然给予鼓励。除了在言语上勉励对方，陈继儒还在行动上表明自己的支持。他主动写了好几封信给西南友人，要他们好好关照徐霞客。这些友人包括丽江土司木增、鸡足山僧侣弘辩与方才所提的云南晋宁学者唐泰等。陈继儒心思细腻、设想周到，他所书写的信都是两份，一份是寄出去的而另外一份是要徐霞客随身携带的。这些信函都是希望能在霞客遇上困难时得到援助，使其在旅途中得到种种方便。那时陈继儒已是 81 岁高龄的老翁，对他来说，这便是在他能力范围内所能为徐霞客做到的事情了。但这看似小小的举动，却为徐霞客往后带来了莫大的帮助。

⁵³ 已经 81 岁的陈继儒见二人急急忙忙的样子，误当是来访的俗客，想要躲避，闻声才知是霞客，连忙出来迎霞客与静闻。（郑祖安、蒋明宏主编，蒋明宏著，1994：61）

本文于第二章提及徐霞客与东林党人关系良好。陈志里有记载他与东林党的缪昌期与陈仁锡交情甚好。除了缪昌期和陈仁锡，他还与高攀龙、文震孟、〈徐霞客传〉作者钱谦益等皆为朋友。潘淑卿学者主张徐霞客与东林党人交往并关系密切的事情是不实的。如段江丽于《奇人奇书——徐霞客游记》中说明徐霞客与高攀龙、缪昌期、钱谦益、文震孟与黄道周等人都拥有深切的交情。⁵⁴潘淑卿认为，现今研究者都是犯了“人云亦云”的毛病。（潘淑卿，2005：36）因为那些研究者们所根据的，都是陈函辉所写的〈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以及为〈秋圃晨机图〉题诗作赋，列名于《晴山堂帖》中的名士，进而下定论为徐霞客的好友。本文并不认同潘淑卿学者的说法，原因是徐霞客与东林志士的友好关系，并不是单纯只从石刻名单中看出，而是从徐霞客向其请求充实《晴山堂帖》背后的意义，即徐霞客与东林志士相同思想中审视出。因此，欲叙述霞客与东林志士的交情，且看关于《晴山堂帖》的分析。

上一节有谈及《晴山堂帖》是徐霞客为彰显先祖而为其刻之的。而事实上《晴山堂帖》除了收录关于梧媵徐氏先祖的文章，也包含记述至十六世祖徐有勉与十七世祖徐霞客一家的文章。天启四年（1624），徐母王孺人八十大寿时，徐霞客为了替她贺寿，请了苏州的张灵石、无锡的陈伯符为其母绘制〈秋圃晨机图〉。⁵⁵他为了表扬王孺人之母德，于是又乞请陈继儒替母亲写贺寿文。⁵⁶当

⁵⁴段江丽于书中言：“成人后与东林巨子高攀龙、缪昌期结为忘年之交，另与东林志士或同情东林党的人士如钱谦益、文震孟、黄道周、陈仁锡、孙慎行、姜逢元、李流芳、曹学佺等都有深厚的友谊。”（段江丽，2002：22）

⁵⁵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载：“天启甲子，母寿八十，眉公先生为《寿序》，张苓石作〈秋圃晨机图〉，李本宁宗伯《引》之。”（〔明〕徐弘祖，1998：1193）丁文江《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云：“先生又籍苏州张灵石、无锡陈伯符，为王孺人绘秋圃晨机图。”（丁文江撰，1978：15）

⁵⁶陈继儒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徐霞客的场景：“今年王崎海先生携一客见访，墨颧云齿，长六尺，望之如枯道人，有寝出山泽间仪，而实内腴，多胆骨。与之谈，磊落嵯峨，皆其游险绝事，其足迹半错天下矣。客乃宏祖徐君也。”（〔明〕徐弘祖，1998：1235）陈继儒是在福建籍学者王

时陈继儒正著作一部《奇男子传》，常恨今人远不如古人，因找不到今人奇男子典型而慨叹不已。（冯菊年，1993:18）于是见了徐霞客并听了他令人惊叹的事迹最大促成是母亲不断在背后给予鼓励后，陈继儒即刻作〈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霞客刻于石上收藏于《晴山堂帖》。此外，徐霞客还四处央求多位高士为〈秋圃晨机图〉作记、作赋、作诗，以便充实《晴山堂帖》内在。例如陈志记载：“眉公先生为〈寿序〉，张苓石作〈秋圃晨机图〉，李本宁宗伯〈引〉之”。（[明]徐弘祖，1998：1235）记其事的有昆山张大复，京山李维桢，江阴夏树芳；题咏的有高攀龙、文震孟、孙慎行、杨汝成、张育葵、姜逢元、米万钟、瑞图、张燮（李宓书）、黄克缵、林轩、刘若宰、何乔远、郑之玄、文安之、曾楚卿、何楷、王景昉、谢德溥、方拱乾、朱大受等二十一人。（王煦桢，1986：281）《晴山堂帖》充满着徐霞客各阶层友人的笔墨，其背后也包含了徐霞客真诚相待其友从而得到两者之间生死相交的见证。

潘淑卿针对文震孟写给徐霞客的诗⁵⁷评论之：“这些无非都是一些客套应酬语言而已！”（潘淑卿，2005：37）潘淑卿语出此言的原因为文震孟身为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政，可看出他忙于讲学与国政，因此是不可能与徐霞客交往密切的。反之，那些被朝廷罢免而归乡的高士，由于闲在家里，才会与徐霞客结为至交。例如徐霞客为了见黄道周而“徒步三千里，访之墓下”（[明]徐弘祖，1998：1163），这令黄道周非常感动，并珍惜与徐霞客的友谊，从此与徐霞客结为至交，往后常以诗文互相寒暄。或许那时候文震孟在写跋的

畸海的引荐下初识徐霞客，那时徐霞客也早已久仰陈继儒大名，便登门拜访。徐霞客便向其阐述自己的周游经历，令陈继儒感到信服及敬佩。那一见后促成了一段忘年之交（陈继儒年长徐霞客29岁）。陈继儒与徐霞客一见如故，徐霞客在往后还曾多次拜访。

⁵⁷ 徐霞客于崇祯四年拿着黄道周写的《七言古一首赠徐霞客》赠诗，探访文震孟，文震孟遂而为这首诗写跋。他这么写道：“霞客生平无他事，无他嗜，日遑遑游行天下名山。……尝徒步万里，访石斋于墓庐。……沽酒对饮，且饮且题诗，诗成而酒未尽；文不加点，沉郁激壮，遂成绝调。”（[明]徐弘祖，1998：1162）

时候多少带点客套语言，但他心中确实是对徐霞客之折服的。文震孟在为黄道周的诗歌写了跋的两年后，他给徐霞客写了一封信，名为〈寄徐霞客书〉。那时的文震孟感悟到政治的黑暗、仕途的不顺。信中表达出他心中向往徐霞客那般自由自在，四处遨游的心志，并觉得富贵与功名实为可有可无。他的愧意中包含着敬意，显然比两年前称徐霞客为“千古奇人”更增诚恳，这对年长十二岁的文震孟来说，殊非寻常。（郑祖安、蒋明宏主编，蒋明宏著，1994：64）

往后文震孟也成为《晴山堂帖》撰文成员之一。他为《秋圃晨机图》题诗，名为〈题秋圃晨机图寿徐母王孺人〉。诗中赞美王孺人思想开通遂而造就了徐霞客这般奇男子。此外，文震孟还是徐霞客结识其他高士的推荐者，与上文所提陈继儒写信给西南名士以关照徐霞客的情况极为相似。在文震孟的介绍下，徐霞客认识了高攀龙、黄道周、陈仁锡等人。

若如潘淑卿所言，东林党人都忙于自己的政事，无暇应付徐霞客的话，那么在徐霞客登门拜访乞求他们题诗、写跋、撰文等的时候，他们应该都不给予理会。但《晴山堂帖》却出现多位东林党人的笔墨。本文认为，那是因为徐霞客的想法与东林志士颇为相似，引起了他们对于霞客的关注。东林学派从轻空谈，重实践、反迷信的立场出发，恨批空疏学风。（冯佐哲，2001：217）他们主张有用途的学问，希望人们不追求空无的知识。他们倡导人们应讲求实际，勇于实践。这个观点与徐霞客的不谋而合。上文提及徐霞客在年幼时就已接触东林党，并受到他们的思想所影响，进而熏染了徐霞客往后成长后的思维。陈函辉墓志铭云徐霞客不喜欢只能单靠想象的东西，反之他会去探索问题的答案，

做到了东林志士提倡的勇于实践。⁵⁸徐霞客敢于冲破传统理学的约束，并走出书斋，投靠大自然、熟悉大自然、探索大自然。⁵⁹当徐霞客来到他们的家门口要求他们撰诗文之前，都会先讲述自己的身份，⁶⁰且那时候徐霞客的名声都众所皆知，大家都知道他是自由主义的旅游者。若听者有兴趣知道徐霞客的游历过程，霞客也都会将自己周游途中所见之奇闻异事娓娓道来。在这种情况下，东林党人们见了霞客后都会产生，这个人与自己拥有同样的理念的想法。这么看来，他们也理所当然不会无视徐霞客，并答允撰写诗文，倾听徐霞客阐述自己的游历经过。因此，潘淑卿所提出的论说，即徐霞客实际上与东林党人士交情不深是不成立的。

论及《晴山堂帖》就不能不谈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撰写作品留在石刻上，但本文敢于断定，若少了这个人物，《晴山堂帖》并不能顺利建造。这个人物便是上文多处提及的徐霞客族兄——徐仲昭。徐仲昭，字遵汤，生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比徐霞客年长四岁，善于写作，著有《清游集》、《叶媵集》等。⁶¹徐仲昭参与了修建晴山堂，并协助霞客充实《晴山堂帖》内涵的工作。对此，陈志中有一段记载：

追念所先，诚敬更笃，与仲昭勒遗文，梓遗集，复拭遗像装潢之，时致礼；先代墓碑在风雨中，皆斃而亭焉。（[明]徐弘祖，1998：1197）

⁵⁸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曰：“霞客不喜讖纬术数家言。游踪既遍天下，于星辰经络、地气萦回咸得其分合渊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纪载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明]徐弘祖，1998：1194）

⁵⁹ 参自冯佐哲（2001年9月），〈徐霞客与东林学派〉，发表于徐霞客逝世360周年纪念活动暨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徐霞客逝世360周年纪念文集1587-1641》，北京：徐霞客逝世360周年纪念活动暨学术研讨会组委会，页219。

⁶⁰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云：“有相向慕者即草履叩扉，袖中出半刺投之。”（[明]徐弘祖，1998：1197）

⁶¹ 参自郑祖安、蒋明宏（1994），《徐霞客与山水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页74。

从上述引文中可看出，徐仲昭是与徐霞客一起进行为先祖寻找遗文，并刻之于石刻上的工作。除了这段引文，在陈志里也多处提到徐仲昭这个名字，如霞客携带仲昭到访陈函辉于小寒山。徐仲昭在徐霞客旅途生涯中是个不可缺少的人物。⁶²崇祯九年（1636），徐霞客前往西南——他考察人生中最后一时期前，一直等到了出游福建的徐仲昭回来后才启程。⁶³他还参与了收集徐霞客遗文，并排列整理的工程。从《游记》可以知道，季会明、徐仲昭是徐霞客东归后半年的时间里，经常会晤商谈、拜托身后之事，特别是帮助整理、出版日记等的主要人。（朱钧侃、潘凤英、顾永芝，2006：110）而且徐仲昭也是尽心尽力把徐霞客临终前所交托的事情完成。由此可见，徐仲昭除了在霞客远游时期是个不可缺少的存在，也在霞客逝世后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⁶² 《游记》还记载，崇祯五年（1632）秋，徐仲昭曾同霞客一起两度游览考察了浙江的普陀、天台山、雁荡山等名胜。（田柳，2005：74）

⁶³ 陈志记载：“俟仲昭自闽回，执手一别，即大笑出门。”（[明]徐弘祖，1998：1194）

结论

纵观上述，后人可清楚地从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审视出关于徐霞客其人事迹的记载。墓志铭篇幅长，但却内容充实，可谓把徐霞客此人生前、在世、死后的事迹一笔道出。本论文在研究陈志的过程中概述出徐霞客的三个特点，第一点即继承徐氏家族的高士之风，使他成为看淡功名利禄的恬静好游之人。第二点是他虽然拥有一颗蠢蠢欲动的出游之心，但他顾及父母在堂便把这个志向压抑下来，显示了其孝顺的天性。此外，他也在照顾病重的父母过程体现了他的孝心。他的孝行最为突出的是表现在与母亲王孺人的交流上。

第三点为真诚守信，重情重义。此可于徐霞客对待自身理想与对待友人中可看出。徐霞客落榜后便已无心再应考，于是他决定走出书斋，探索大自然的奥妙。这一决策是会影响往后自身的前途，因此他摒弃仕途成为布衣，意味着他将从此与功名利禄无缘，往后的日子将过得清苦。不过徐霞客从来没有后悔做了这个决定，他在家人的支持下，悉心实践自身的理想。周游的道路上异常艰辛，曾经有人看不起他，说他不自量力；曾经有人劝他放弃归乡，但是他都不为所动，并坚持己见，一直到了病重加上双足尽废才回家。因此从中可探视出徐霞客为真诚对待自己的志向。徐霞客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他一旦认定对方为朋友，便全心全意对待。这一点可在对待黄道周与静闻身上可审察出。他在死前仍会挂着身在狱中的黄道周，并吩咐长子代替自己去探访他。此外，他履行静闻留下的遗言，带着他的遗骸千里迢迢来到鸡足山安置。因此，根据陈志里的这两件事迹的记载，可得出徐霞客真诚守信并且重情重义待友的结论。

《徐霞客传》是钱谦益在陈函辉之后所写的传志，因此从其内容中可观照，钱谦益是在参考了陈函辉的墓志铭后再进行书写的。尽管如此，两篇文章依旧存在着不同之处。首先，在记载徐霞客孝顺的表现上，陈志的内容较为丰富。钱传省略了一些事迹不谈，例如有关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的记录以及一些徐霞客照顾母亲的详细情况。虽然钱传的简略记载也能体现徐霞客孝顺的个性，但本文认为钱传忽略的一些事迹是重要的，如王孺人的开通思想。因为有些时候在与王孺人开明想法的对比下，更能突显出徐霞客孝顺的表现。因此本文认为钱传此举并不是简洁，而是不完整。本文对比的另一特点为徐霞客待事待人真诚的展现。首先双方都有记载徐霞客到小寒山处探访陈函辉的经过，只是陈函辉的叙述较为详细。本文认为，撰写者都会着重阐述自身与墓志者的关系，陈函辉也是如此，因此才可从他的文章发现更多关于他与徐霞客之间交流的记载。这一点也体现在钱谦益身上。钱传也有记录撰写者与徐霞客的交流过程。这一段徐霞客拜访钱谦益并与之谈话的内容陈志中所没有的。因此本文在这做了一个推断，即作者会不自觉着重自己与被叙述者之间的关系。

墓志铭以赞颂墓志者为宗旨，撰写出有利于墓志者的事迹。这一点可明显在陈志中看出。在与钱传对照下，可发现有一些内容是被陈函辉所忽略的。这些内容即是关于徐霞客先祖徐经科举遭除名之丑闻以及对于徐氏家族为农的记载。丑闻，顾名思义是不利于徐氏家族的一段历史，因此在陈志中并没有这一段事情的记录。反之，钱传中却提起这负面之事。此外，在陈志里得不出徐氏家族在不入仕途的情况下从事哪种行业的答案。陈志里只记载徐氏高祖金榜题名、得到朝廷赏赐的事情，对于不入仕的先祖只用“子孙俱誓不仕元”（[明]徐弘祖，1998：1190）概括之。在钱传中，钱谦益只用四个字便解答了上述问

题，即“力耕奉母”。（[明]徐弘祖，1998：1198）“耕”这一字就表示徐氏家族是从事农业为主的。由于古代中国教育人民要以考取功名、效忠君主以光宗耀祖为人生宗旨，因此若人们为农的话，便为违背传统道德思想。此事也理所当然不能载入欲流传后世的墓志铭中。

再者，本文还以丁文江所撰《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与《晴山堂帖》中的石刻文章作为论证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阐述徐霞客籍贯与交游的记载。对于徐霞客的籍贯，陈志中并无准确说明，只言“先代盖南州高士之后”（[明]徐弘祖，1998：1190），因此后人得知徐霞客的先祖为南州人。为了更清楚了解徐霞客的籍贯，本文对比了陈志与丁谱关于徐霞客先祖居住地的记载。在两者的观照之下，可发现陈志与丁谱所载之内容实为互补的，双方都有对方无载的事迹。丁谱中言徐霞客先祖为位于北方的河南新郑人。不过本文认为这是言之过早的，因为在第一世祖徐镛曾经南迁至杭州，并无一直呆在河南新郑。此外，若观照《晴山堂帖》中对于霞客先祖记载的文献，可审视出文中一直强调他们为“南州高士”之人的。因此丁谱言其先祖为河南新郑人是不实的。徐氏家族经过多次乔迁。最终搬至长达江阴梧塍。江阴梧塍是长达连续十代的徐氏家族居住的见证。一直到徐霞客的高祖徐衍芳才迁至南昉岐，因此现今学者也认为徐霞客是南昉岐人。不过由于江阴梧塍较为影响徐氏家族，因此徐氏后代都称自己为江阴梧塍里人，而不是南昉岐人。在陈志与丁谱以及《晴山堂帖》文献的对照下，本文主张徐霞客为江阴梧塍里人。

从丁谱与《晴山堂帖》的文献可审视出徐霞客交游时的情况。徐霞客择友注重其高尚品德，并对官吏避而远之。从丁谱的记载中可获知，徐霞客多位友人是通过陈继儒与文震孟认识的，且徐霞客多位东林党朋友是经文震孟的介绍

下而结识的。有学者不认同徐霞客与东林党人交情良好，因为东林党人忙于政事并无暇应付徐霞客。本文不赞同这个观点，因此东林党人与徐霞客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若东林党员遇到霞客，不会不为其逍遥自在、亲身力行的特征所吸引。这一点可在《晴山堂帖》中得到论证。《晴山堂帖》聚集了明末多位高士的文章，那些都是徐霞客亲自拜访而乞求其撰写的。高士们都折服于徐霞客的特殊性格下，进而应允撰文。此外，徐仲昭作为徐霞客充实《晴山堂帖》内在时期与徐霞客远游时期是不可缺少的存在。

总的来说，在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的论述下，后人得以获知关于徐霞客其人及一生事迹的记载。陈志笔下的徐霞客是个好游、孝顺及真诚之人。这些特点在于钱谦益〈徐霞客传〉对比之下更为明显。尽管陈函辉身为墓志铭撰写者不能把负面之事写入文章中，但这一篇墓志铭却成为了后人对于徐霞客研究的基本参考资料，例如丁文江《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有多处是引用陈志原文作为论述的。本人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多部书籍以及论文都以陈志作为参考。因此，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是后人研究徐霞客所不可缺的参考文献，奠基了有关徐霞客其人及其事迹的研究。

参考文献

一、书目

1.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1973），《后汉书（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
2. [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2004），《曾巩集》，北京：中华书局。
3. [元]脱脱等撰（1977），《宋史（第三五册·卷三九七至四一四）》，北京：中华书局。
4. [明]陈函辉撰（1988），〈小寒山自序年谱〉，《丛书集成续编（第14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
5. [明]徐弘祖著，黄坤注译、黄志民校阅（2002），《新译徐霞客游记》，台北：三民书局。
6. [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1998），《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 [明]徐弘祖著，朱惠荣校注（1999），《徐霞客游记校注（上、下）》（增订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8. [清]钱谦益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2003），《钱牧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9. [清]永瑢等撰（2003），《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
10. [清]张廷玉等撰（1974），《明史》，北京：中华书局。

11. 陈淑卿（2005），〈《徐霞客游记》研究：以文献观察为重点〉，潘美月、杜洁祥主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12. 丁文江撰，王云五主编（1978），《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3. 段江丽（2002），《奇人奇书——〈徐霞客游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4. 夫巴（1999），《千古奇人生命的最后旅程：徐霞客与丽江》，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5. 黄坤（2003），《〈徐霞客游记〉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6. 刘国城（1986），《徐霞客评传》，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17. 吕锡生（1988），《徐霞客家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8. 田柳（2005），《走近徐霞客》，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 王兆彤（1981），《徐霞客和他的游记》，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 吴应寿（1988），《徐霞客游记导读》，成都：巴蜀书社。
21. 薛仲良（1995），《徐霞客家集》，北京：新华出版社。
22. 余英时（2006），《从徐霞客到梵谷》，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23. 张俊显（2013），《落落孤云独往还：徐霞客宜州旅行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4. 郑祖安、蒋明宏（1994），《徐霞客与山水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5. 周宁霞（2004），《徐霞客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6. 朱惠荣（2003），《徐霞客与〈徐霞客游记〉》，北京：中华书局。

27. 朱钧侃、潘凤英、顾永芝（2006），《徐霞客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8. 朱钧侃、倪绍祥主编（1999），《徐学概论——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二、论文集论文

1. 丁式贤（2010），〈再论徐霞客与陈函辉〉，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徐霞客研究（第 21 辑）》（页 76-82），北京：学苑出版社。
2. 顾铁坚（2002），〈霞客先祖徐泰会试遭“斥谴”有误——读《明史》“科场弊窦”管见〉，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徐霞客研究（第 9 辑）》（页 241-244），北京：学苑出版社。
3. 国立浙江大学校史地研究所同人（1956），〈徐霞客之故乡〉，张校乾编，《徐霞客纪念论集》（页 47-51），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4. 冀堯（2009），〈徐霞客拜访钱谦益之刍议〉，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徐霞客研究（第 18 辑）》（页 199-202），北京：学苑出版社。
5. 刘振东（1998），〈《徐霞客游记》的人格、文化与审美追求〉，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徐霞客研究（第 2 辑）》（页 34-46），北京：学苑出版社。

6. 吕锡生（1987），〈徐霞客籍贯考〉，姚载熙主编，《徐霞客研究》（页 99-106），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7. 吕锡生（2007），〈徐霞客的选择与梧塍徐氏的四世科场悲剧〉，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徐霞客研究（第 14 辑）》（页 134-139），北京：学苑出版社。
8. 祁子青（2007），〈“钱谦益舟中接见徐霞客”指讹〉，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徐霞客研究（第 15 辑）》（页 168-178），北京：学苑出版社。
9. 田柳（1997），〈几经沧桑的书苑瑰宝《晴山堂石刻》〉，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徐霞客研究（第 1 辑）》（页 111-119），北京：学苑出版社。
10. 田柳（2001），〈霞客庚辰东归后活动探析〉，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徐霞客研究（第 7 辑）》（页 135-144），北京：学苑出版社。
11. 王煦桢（1986），〈从《晴山堂帖》谈到徐霞客的家世与交游〉，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编，《徐霞客研究文集——纪念徐霞客诞辰四百周年》（页 276-288），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2. 周琦（1998），〈徐霞客台州挚友陈函辉〉，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徐霞客研究（第 3 辑）》（页 119-131），北京：学苑出版社。

13. 周晓薇（2001），〈初探徐霞客与僧人的交往〉，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徐霞客研究（第7辑）》（页92-105），北京：学苑出版社。
14. 朱惠荣（2006），〈徐霞客的体貌〉，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徐霞客研究（第13辑）》（页216-220），北京：学苑出版社。

三、会议论文

1. 冯佐哲（2001年9月），〈徐霞客与东林学派〉，发表于徐霞客逝世360周年纪念活动暨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徐霞客逝世360周年纪念文集1587-1641》（页216-219），北京：徐霞客逝世360周年纪念活动暨学术研讨会组委会。
2. 夏咸淳（2004年10月），〈徐霞客交游考述：陈函辉〉，发表于徐霞客与丽江学术研讨会，《徐霞客与丽江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页108-111），丽江：丽江市委市政府。
3. 徐达会（2001年9月），〈论徐霞客的为人处世〉，发表于徐霞客逝世360周年纪念活动暨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徐霞客逝世360周年纪念文集1587-1641》（页138-144），北京：徐霞客逝世360周年纪念活动暨学术研讨会组委会。

四、期刊论文

1. 冯菊年（1993），〈徐霞客与上海名士〉，《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页17-19。
2. 张则桐（2014），〈钱谦益《徐霞客传》探微——兼谈徐霞客与黄道周的交游〉，《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页27-30。

附录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

墓志者，志墓中人事也。霞客先生，余石友，而其为人也雅善游。一生所涉历，手攀星岳，足蹶遐荒，而今则游道山矣！游帝所矣！又飘飘乎乘云气而游八极之表矣！所谓凤凰已翔千仞之上，犹与言人间栖止乎。虽然，志墓古礼也，向先生作汗漫游，同志者恒恐夸父逐日车未必能返首丘而视城郭，今且奉身归全，寄形先垄，是先生道骨仙才，仍以正教后世，则其生平孝友大节、侠烈古心与文章品尚之表表在，人应与游乘并传海宇，皆不可不为彰明以告之来者。顾先生平生至交，若眉公、明卿、西溪诸君子，都先书玉楼，黄石斋师近系非所，而先生之兄仲昭因以志与铭下而命函辉执笔摘词，此又鸢鸠赋希有鸟事矣。然辉与先生交最久，义不敢以不敏辞。

谨按状：先生名弘祖，字振之，霞客其别号也。石斋师为更号霞逸，而薄海内外以眉公所号之霞客行。其先代盖南州高士之后，宋开封尹镗者扈跸南渡，诸子姓散居荆溪、云间、琴川。迨（千）十一承事，始卜居澄江之梧塍里。子孙俱誓不仕元，入国朝，本中以人材征使蜀，景南出粟助边赈饥，咸膺国命之荣，载在巨公之乘。景南生一庵公颐以六书拜中翰，与弟解元荆州守泰并以才名耀仕籍。一庵生梓庭公元献，梓庭生西坞公经，父子魁南榜。西坞生云岐公洽，官鸿胪簿。云岐生柴石公衍芳，赠光禄丞。此历传皆有家集垂世。而柴石生豫庵公有勉，则即霞客之尊甫公矣。

豫庵配王孺人，怀霞客弥月，以异梦诞生。生而修干瑞眉，双颊峰起，绿睛炯炯，十二时不瞑，见者已目为餐霞中人。童时出就师塾，矢口即成诵，搦

管即成章，而膝下孺慕依依，其天性也。又特好奇书，侈博览古今史籍及輿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每私覆经书下潜玩，神栩栩动。特恐违两尊人意，俯就铅槧。应括帖藻芹之业，雅非其所好。尝读《陶水监传》，辄笑曰：“为是松风可听耳。若睹青天而攀白日，夫何远之有？”及观严夫子“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又抚掌曰：“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人或怪其诞，夷然不屑。益搜古人逸事与丹台石室之藏，靡不旁览。遇酒人词客与亲故过从，觞咏流连，动辄达旦。而又朝夕温温，小物克谨，所言皆准忠孝；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裘马少年之习，秉心耻之，与童子鸿不因人热殆相仿佛。才逾韶髫，豫庵遇盗阨于别墅，跣足奔救，扶侍汤药者逾年，至于大故。哀毁骨立，里人以稚孝称。毕力丧葬后，外侮叠来，视之如白衣苍狗，愈复厌弃尘俗。欲问奇于名山大川，自以有母在堂，恋恋菽水温清，不敢请。母王夫人勉之曰：“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即《语》称‘游必有方’，不过稽远近、计岁月，往返如期，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遂为制远游冠以壮其行色。而霞客蹇卫芒鞋，探幽凌险，以四大付之八寰，自此遂无停辙矣。

记在壬申秋，以三游台、宕，偕仲昭过余小寒山中，烧灯夜话，粗叙其半生游履之概。自言：“万历丁未始泛舟太湖，登眺东西洞庭两山，访灵威丈人遗迹。自此历齐、鲁、燕、冀间，上泰岱、拜孔林、谒孟庙三迁故里，峰山吊枯桐，皆在己酉。而余南渡大士落迦山还，过此中，陟华顶万八千丈之巔，东看大小龙湫，以及石门、仙都，是在癸丑。惟甲乙之间，私念家在吴中，安得近舍四郡？秣陵为六朝佳丽地，高皇帝所定鼎也。二十四桥明月，三十六曲浊河，岂可交臂失之！迨丙辰之履益复远：春初即为黄山、白岳游；夏入武夷九曲；

秋还，五泄、兰亭，一观禹陵窆石，系缆西子湖，又将匝月。丁巳家居，亦入善权、张公诸洞。登九华而望五老，则戊午也。抵鱼龙洞，试浙江潮，至江郎山、九鲤湖而返，则庚申也。以辛酉、壬戌两岁，历览嵩、华、玄三岳，俯窥瀛渤，下溯潇湘，齐州九点烟尚隐隐如指掌间。忆所遇异人，如匡庐之慧灯禅师，终南之采药野人，太华之休粮道者，了无风尘色相，至今犹隐隐在目中。

予听其言，犹河汉而无极。因问：“先生之游倦乎？”曰：“未也。吾于皇輿所及，且未悉其涯涘；粤西、滇南，尚有待焉。即峨眉一行，以奢酋发难，草草至秦陇而回，非我志也。自此当一问阆风、昆仑诸遐方矣！”仲昭因为余言：“吾弟性至孝，每游辄携琪花瑶草碧藕雪桃归，为阿母寿。又为言各方风土之异，灵怪窟宅之渺，崖壑梯磴之所见闻，有令人舌舛汗骇者，母意反大愜。”霞客以母氏春秋高，愿谨受不远游之戒，而母则曰：“向固与若言，吾尚善饭。今以身先之。”令霞客侍游荆溪、句曲，趾每先霞客。咸笑谓胜具真有种也。天启甲子，母寿八十，眉公先生为〈寿序〉，张苓石作〈秋圃晨机图〉《》，李本宁宗伯〈引〉之。时三老皆在七十之上，名公题咏几遍海内。霞客悉以寿之贞珉，今所传《晴山堂帖》是也。是年霞客复出门，正游华下青柯坪，忽心动，亟绁草履驰归，而母已示疾。乙丑自春徂秋，视汤药床褥间，衣未尝解带。母不食，霞客亦不食，母为强食之。迨以上寿终，霞客日夜作孺子啼，乞言于董宗伯、陈司成诸公，匍匐踉跄，哀感行路。其病剧时，吁天愿以身代，与遍索名参为饵，笃孝种种不可枚举，几贻讥于灭性矣。

至服阕，慨然曰：“昔人以母在，此身未可许人也，今不可许之山水乎？”遂再拜辞两尊人墓下，不计程，亦不计年，旅泊岩栖，游行无碍。其言游与人

异：持数尺铁作磴道，无险不披。能霜露下宿，能忍数日饥，能逢食即吃，能与山魃野魅夜话，能袂被单夹耐寒暑。尤异者，天与双趺，不假舆骑；或丛筍悬崖，计程将百里，夜就破壁枯树下，即然脂拾穗记之。偶逢一人，与言某州某地胜，掉臂便往。过数月，又寻其人，指点彼中未见诸秘状。

予席上问霞客：“君曾一造雁山绝顶否？”霞客听而色动。次日，天未晓，携双不借叩予卧榻外曰：“予且再往，归当语卿。”过十日而霞客来，言：“吾已取间道扞萝上，上龙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家也。再攀磴往，上十数里，正德间白云、云外两僧团瓢尚在。又复二十里许而立其巅，罡风逼人，有麋鹿数百群夜绕予宿，予三宿而始下山。”其果敢直前如此。仲昭笑曰：“此咫尺地何难？记入燕，陈明卿与言崆峒广成子所居，其上可窥塞外。霞客裹三日糗竟行，返即告明卿以所未有，不数日虏已抵蓟门矣！自江上走闽，访石斋于墓次；又为赍手柬抵粤，登罗浮，携山中梅树归。次年追石斋及于云阳道上。犹忆余在西陵，霞客从曹娥江独走四明五日，赤足提朱兰来，夸我以山心石窗之胜。吾弟之信心独往，无所顾忌，而复不轻为然诺，皆此类也。”详诸先生叙赞中。

霞客不喜讖纬术数家言。游踪既遍天下，于星辰经络、地气萦回咸得其分合渊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纪载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因述向子平语曰：“譬如吾已死，幸无以家累相牵矣。”丙子九月，寄一行书别予江外，惟言“问津西域，不知何时复返东土。如有奇肱之便，当以异境作报章也。”俟仲昭自闽回，执手一别，即大笑出门，一僧一仆偕焉。僧号静闻，焚修破寺中，闻其言而悦之者，不知十驾之难及也。发轫两浙，九江、三楚多属旧游。至湘

江遇盗，行笈一空。静闻被创毙，霞客仅以身免。金谓再生不如息趾，霞客谓：“吾荷一锄来，何处不可埋吾骨耶！”从乡人相识者贷数金，负静闻遗骸，泛洞庭，跻衡岳，穷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岩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之灵奥。念前者峨眉既未畅，遂从蜀道登眉，北抵岷山，极于松潘。又南过大渡河，至黎雅瓦屋、晒经诸山，复寻金沙江，极于牦牛徼外。由金沙而南泛澜沧，由澜沧而北寻盘江。大约多在西南诸夷境，而贵筑、滇南之观亦几尽。木丽江闻而出迎，礼甚恭。且先于所往，罗番执簪，蒙酋负弩，不减列子馈浆。霞客都脱屣去之，不以口腹累也。沐黔国亦隆以客礼。闻其携奇树虬根，请观之，欲以镒金易。霞客笑曰：“即非赵璧，吾自适吾意耳，岂假十五城乎？”黔国益高之。憩点苍、鸡足，礼佛衣，遂窆静闻骨于迦叶道场，闪太史中畏为塔铭。由鸡足而西出石门关数千里，至昆仑，穷星宿海。登半山，风吹衣欲堕，望见外方黄金宝塔，又数千里遥矣。遂发愿复策杖西番，参大宝法王。鸣沙以外，咸称火聚，如迷卢、阿耨诸名，由旬不能悉。据《西域志》，沙河阻远，望人马积骨为标帜，魍魎热风，无得免者。即玄奘法师受诸魔折，亦备载本传。霞客何以如飞鸟行空，岂非有大因缘在耶！霞客西游时已幻泡此身，既在佛土，亦竟有委蜕意。偶简遗籍，见有杨黼先生者，隐居五华，潜心理学。一日思皈依法王，行道饥渴，见一人曰：“法王已南，衣某色女衣，著男履者是也。”言讫不见，遍觅卒无所遇。因归家，其母闻剥啄声急，拖父履而出，衣色复合，遂叩母作佛礼，仍以孔、孟教化其里人。霞客喟然曰：“三教终不外五伦耶，吾先塋在澄江，今其归矣！”

霞客于峨眉山前作一札寄予。其出外番分界地，又有书贻钱牧斋宗伯，并托致予。书中皆言所历涉山川险僻诸瑰状，并言江非始自岷山，河亦不由天上。

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自昆仑之南。中国入河水为省凡五，入江水为省凡十一，其吐纳江盖倍于河矣。又辨三龙大势：北龙夹河之北，南龙抱江之南，中龙中界之，特短；北龙亦只南向半支入中国，惟南龙磅礴半宇内；其脉咸发自昆仑，与金沙江相持南下，环滇池以达五岭，龙长则源脉亦长，江之所以大于河也。爰著成《溯江纪源》一篇。余友李端木名令哲，江阴令。与余为刻入江、靖二《志》中，以订桑经、郦注之谬。

霞客游轨既毕，还至滇南。一日忽病足，不良于行。留修《鸡足山志》，三月而《志》成。丽江木守为饬舆从送归，转侧笋舆者百五十日，至楚江，困甚。黄冈侯大令为具舟楫，六日而达江口，遂得生还，是庚辰夏间事也。既归不能肃客，惟置怪石于榻前，摩挲相对，不问家事。但语其伯子妃曰：“吾游遍灵境，颇有所遇，已知生寄死归，亦思乘化而游，当更无所罣碍耳。顾以不得一见诸故交为恨。”遂遣伯子视石斋师于圜扉。伯子归述近状。据床长叹曰：“修短数也！此缺陷界中，复何问迷阳却曲？”其弥留数日前，犹命妃顾余马渚，手作书谓：“寒山无忘灶下。”其笃于交情，湛然不乱复如此。

先生仙游之三日，仲昭寄一札报予曰：“霞客竟作岱游矣！临终以志乘托寒山，愿吾子有以不朽之。”予谓霞客不以游重，而千古游人，从此当以霞客重。其神仙狡狴，如东方揽辔芝田，归牵阿母衣；其至孝诚格，如曾参感啮指而心痛；其万里独行，如巢父掉头不肯住；其好奇耽癖，如李谪仙访元丹梦游天姥，杜拾遗经木皮岭诸山佳者居要；其急高义赴约，如卓契顺带惠州书，郭仲仁负坦安骨；而其介性所钟，又往往在昔贤衿契之外。仲昭又言其游有二奇：性酷好奇书，客中见未见书，即囊无遗钱，亦解衣市之，自背负而归；今充栋盈箱，几比四库，半得之游地者。性又好奇人，遇冠盖必避，遇都市必趋；有相向慕

者即草履叩扉，袖中出半刺投之，一揖登堂，便相倾倒；若赠言则受，投贶即辞，次日不告行矣。

以余闻之江上诸友人所称述霞客，非但重其游也。生平事父母孝，见志传及图赞中；事兄如父，怡怡白首；庶弟受产鼎分，不以厚薄为治命。追念所先，诚敬更笃，与仲昭勒遗文，梓遗集，复拭遗像装潢之，时致礼；先代墓碑在风雨中，皆甃而亭焉。办祭田，倡族人享祀，曰：“母教也。”处三党，见义必先，恤遗孤，抚弱女；遇岁祲，每出粟以济翳桑，修葺津梁，兴复古迹。偶从君山见祭张侯宗琏于瓦砾间，因掘得杨文贞碑，即为鸠材建宇，重勒碑石。郡邑大夫咸嘉其义。（《江阴志》：张侯庙在君山之西麓，宣德七年建，祠本府同知张宗琏。其功德详少师杨士奇《庙碑记》。后圯废。弘治十一年，知县黄傅改天妃宫为之。春秋致祭；久之复废。天启四年，邑人徐弘捐资重造，乞宗伯董其昌书周文襄公所书杨少师碑刻于石。大学士周延儒为之记。）诸若琴瑟再调无异情，子姓衣冠分列无异视，三子次第成立，出异乳，无异育，与从旅舍分金还金诸奇节，皆霞客饶为之，不暇缕缕数矣。

霞客工诗，工古文词，更长于游记。文湛持、黄石斋两师津津赞美，而霞客自怡笥篋，雅不欲以示人。今散帙遗稿，皆载六合内外事，岂长卿《封禅书》乎？有仲昭为之较订，此吾辈他日责也。霞客生于万历丙戌，卒于崇祯辛巳，年五十有六。以壬午春三月初九日卜葬马湾之新阡。小寒山陈子为之铭。铭曰：

游龙飞鸿，追日御风。穷寰外，蹶域中；归息于化人之宫。马湾有鬣，德心是崇，先生天游，而人曰佳壖。嗟呼！非吴下阿蒙。

（[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1998：1190）